

Living in the Heart: How to Enter into the Sacred Space within the Heart

从心觉醒

德隆瓦洛·默基瑟德/着、林玲如/审订

原文作者：Drunvalo Melchizedek

译者：林知美

方智出版社

他曾就读于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青年时便开启灵性道路，在高我的指导下，先后师承七十多位各宗教及信仰体系的灵性导师，足迹遍布世界各地；曾于世界各地开设工作坊、研讨会，演讲神圣几何、人体能量场、灵性科学、冥想、从心生活等资讯。现为国际灵性杂志《玛特灵魂》总编辑，每年点阅人数超过 100 万人次。他的作品《生命之花的灵性法则》、《从心生活》、《地球大拙火》、《光之蛇》，分别以 29 种语言出版，在全世界 100 多个国家发行。权威的《沃金斯评论》将他选入 2011、2012 年世界百名灵性人物。科学与灵性更好的运用在生活与实践的国际导师。

德隆瓦洛的记忆学院教导的是德隆瓦洛毕生对人类意识本质的理解，学院的宗旨是希望带领人类意识回归古代知识教导方法，找回人类失去已久的本能，在此同时亦得以因应跨越地球即将面临的转变，协助更多人提升意识层次。在这里所教导的内容，带领学生理解正在发生的人类意识革命，内容不仅仅是人类光体梅尔卡巴静心的知识。

梅尔卡巴以及它存在的任何形式，都需要与内部（即身体，包括心、

脑)和外部连接,这些内容并没有在之前的教导中提出。为了地球母亲与人类扬升到更高的意识层次,对于这样内部与外部连结的理解是必须的。仅有启动梅尔卡巴是不完整的,在我们的“心”中包含着我们的阿卡莎纪录与生命最原始的教导,当「心」再次成为一个人生命的方向舵时,生命将会变得喜悦和强大,与一切生命意识相互连接,自然而然地进入更高的意识层次。所谓扬升,变是将自己的意识与频率提升到更高的振动频率,进入更高的次元。

## 内容简介

### 一探生命实相的神秘通道

“心的神圣空间”是一个没有时间性的意识空间……在那儿,你将跟随心的振动频率,找到觉醒的明确路径。

李欣频:“2012是看见真相的关键时刻,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等这本《从心觉醒》。”

有一种心灵科技,能由内而外改善空气污染、扑灭森林大火,还能让长年不良于行的人正常行走。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这种力量……

作者在偶然之中,参与了 R-2 空气清净机的实验。他在白雪皑皑的洛矶山脉之巅、澳洲东海岸与英国沼泽区,见证数个城市瞬间被净化,并运用梅尔卡巴静心成功祈雨、扑灭了森林大火。这些经历,让作者感受到心灵科技竟然能改善外在环境,因而发现许久以前,人类并非透过头脑来沟通及感受,而是经由心的神圣空间来传递讯息,走向觉醒。

此后,他的生命发生一连串奇妙的变化,好似有股不知名的力量领着他到处探险,一步步探索进入心的方法:他意外结识能“看见”内在荧幕的盲人玛丽安,初次接触心的神圣空间;在静心中进入了心的神秘空间,见到许多陌生人的照片,却在现实中遇见影中人,学习心的智慧……他渐渐忆起这被人遗忘已久的智慧,贯通心的能量场、梅尔卡巴光体与 R-2 机的共同连结,归纳出进入心的静心法,开始用全新的内在视野看待生命、活出这份智慧。

阅读本书，仿佛亲身经历一场灵性的神奇之旅。想要从心觉醒，书中有完整的进入步骤，以及进入心的两种静心法加上三个练习。读者可跟着实际操练，一同探索这古老的创造力源头。如此一来，生命便能进入更高的意识空间、寻获内在的喜悦之源，在与神合一的神圣空间中迈向扬升。进入心的神圣空间，探寻从心生活的智慧，由内而外创造一个新世界。

唯一专属静心法

## 作者简介

德隆瓦洛·默基瑟德（DrunvaloMelchizedek）

毕业于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主修艺术、副修物理与数学。毕业后追求灵性课程，先后师承七十多位各宗教及信仰体系的灵性导师，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向全球原住民宣导灵性讯息，同时也散播各地原住民愿意对外分享的资讯；曾于世界各地开设工作坊、研讨会，演讲神圣几何、人类能量场、灵性、冥思及从心生活等资讯。

三十多年来，透过生命之花课程及梅尔卡巴静心，德隆瓦洛带给全世界广阔视野，他在生命力及能量的治疗工作已帮助了成千上万的人。二〇一一年，荣获《沃金斯评论》（WatkinsReview）评选为百大精神人物，排名第三十六名。除本书外，德隆瓦洛先前曾出版过三本书，分别是《生命之花的灵性法则》《生命之花的灵性法则：第二册》及《地球大拙火》，分别以二十九种语言出版，在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发行。现为国际网路杂志《玛特灵魂》总编辑，每年点阅人数超过一百万人次。目前定居于亚利桑纳州，全心投入创立的新学校 SchoolofRemembering 的教师培训课程。关于作者的进一步资讯，请点阅以下网址 [www.spirltofmaat.com](http://www.spirltofmaat.com)；[www.drunvalo.net](http://www.drunvalo.net)

## -目录-

推荐序—心的力量 Lucia-010

推荐序—忆起千古前的誓约 田安琪-013

推荐序—美好人生，从心开始 洪启嵩-017

推荐序—进入“心的神圣空间”的指南 彭芷雯-022

自序——隐藏在心内的圣域-025

前言——从心生活-027

◎第一章 闯入未知的领域

科学界叛徒找到解决空气污染的新方法-033

亲眼目睹空气污染瞬间被改善-034

改善凤凰城的重度空气污染-042

人能透过静心来净化空气-050

遇见心中的内在世界-054

◎第二章 在黑暗中看见

全盲玛莉安能看见-060

中国的超灵力小孩-067

可以用手和脚来看东西的英姬-069

能让花苞瞬间绽放、硬币穿瓶而入的孩子-075

超灵力在莫斯科—连希拉蕊也前去一探究竟-078

保加利亚的超灵力孩子-079

◎第三章 向原始部落学习

澳洲原住民长老的支持-083

来自毛利人的祈祷威力-086

光体让原住民预言失准-094

跨越天涯的灵魂使者—来自哥伦比亚的女士-102

与马合而为一-107

带领他人进入心的神圣空间-110

◎第四章 心的神圣空间

心之秘室与心脏的脑-115

研究并教导“从心生活”的智慧-119

回到心的神圣空间的简单方法-122

我在心之秘室的亲身经历-123

忆起回家之路-129

时间是什么？ 132

神圣空间体验包罗万象，独一无二-135

无法进入的原因：创伤、恐惧与执着-138

◎第五章 结合天地的合一呼吸

天地合一呼吸-141

和神圣母亲连结-142

和神圣父亲连结-144

三位一体的重现-145

带领合一呼吸的体验-147

它是那么简单-149

◎第六章 离开头脑，进入心的方法

灵魂可以在身体里移动-150

第一个练习——在身体周围移动-153

第二个练习——进入心-156

第三个练习——头部的“喻”和心的“啊”-158

进入心的神圣空间的两种方法-159

进入心的男性方法-161

进入心的女性方法-1622

◎第七章 心的神圣空间静心

静心准备-165

天地合一呼吸-166

选择进入心的方法-168

第一次探索心的神圣空间-169

回到心的神圣空间-170

◎第八章梅尔卡巴和心的神圣空间

连结心的神圣空间和梅尔卡巴-176

天使的解释-179

◎第九章从心连结到头脑，有意识地共同创造

图特如是说-182

从心创造-183

从头脑创造-185

逻辑并非必要-188

构筑一个新世界的梦想—有意识的共同创造-189

序

推荐序 1

心的力量◎Lucia（欧林光爱关怀协会理事长）

德隆瓦洛以先驱之姿，在心灵和物质世界之间不断探索。他是如此特别，他的生活充满来自非常人管道的启示，藉由梦境、通灵、静心意象、奇遇……不断展开他的学习和对世界的服务。看他的书，就像奇幻小说一般引人入胜，除非你亲身经验，否则你的头脑准会告诉你，那不是真的。然而我相信，它们不只是故事。

在翻译《生命之花的灵性法则》一、二册时，我便想在完成这两本资讯量非凡的书之后，一定要参加现场的工作坊。现在最新的工作坊便是与本书原文同名的“LivingintheHeart”。过去的生命之花工作坊，大抵只能在影片中欣赏了。参加工作坊之前，我去造访了瑟多纳（天使之乡），碰见一位令人感动的灵气师父，他总是给出修剪成心形的石块作为礼物，送给他遇见的每一个人，提醒大家大地之母的爱，也把爱送到每一个石块所及的地方。

课程的第一天晚上，大家聚在一起看德隆瓦洛的影片《新人类的诞

生》。影片中详细叙述高灵们调整地球光网的大计画，就在他讲到他们在最后一个调整点“穆莉亚岛”的过程，说仪式完成时岛上方出现奇妙的闪光，说时迟那时快，不折不扣同一个时间，屋顶上就开始隆隆作响，毫无征兆的倾盆大雨泼洒而下，每一位同学都面面相觑，露出不可思议的目光。影片中，德隆瓦洛讲故事的地方，就是我得到心形石块的 BOYNTON 峡谷的能量点，而“穆莉亚岛”的形状，便恰巧是心形。

一时之间，我的美国行程有了更大的意义。“只有在对的时候，事情才会发生。”当我们活在心的空间与神合一时，这会是我们的真理。心具有无穷的疗愈力量，进入心的空间，我们便能与大地之母合一，与全体生命合一，与我们的“无意识我”合而为一；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进入高我的意识状态，而整体人类才能展现高我的文明，发挥更完整的潜能，和神一起创造。

这是二〇一二之后将展现的奇迹。祈愿藉著书中引人入胜的故事和练习，让每一个人更轻易地活在心中，享受这进化过程中所有恰好的安排。

## 推荐序 2

忆起千古前的誓约

◎田安琪（《我听见天使》作者、光的课程教师）

之前和闺密碰面，我有感而发：“这两年，常觉得自己现阶段这个

被大家认知的角色总有一天要过去，未来会做什么还不知道，曾经以为是组织一个“生态村”……但无论如何，就是继续为人们做些事情吧……”然后不由自主的开始掉泪。

我有点难为情，觉得自己没甚么资格谈这种大愿，而且我也从不鼓励学生们设定这种容易让心神外驰的灵性目标。我称这是“被高我骚扰的时刻”，事实上，自己最希望过的反而是平凡而享乐的日子。

二〇一一年，Uriel 天使长曾透过 Toni 奶奶（光的课程传讯者）说：“你未来的任务你现在并不想知道。”我哈哈大笑，觉得天使真了解我。就在那个会面之后，方智的编辑告诉我，《生命之花》作者德隆瓦洛的另一本书《从心觉醒》，除了要我协助录制中文版的静心 CD 外，希望我也写一篇推荐序。

我快马加鞭地看着文稿，一路处于强波通电的状态，许多过往所受的教导(包括大学与硕士所学习的“大气物理”)、内在经验与奥秘经验（譬如在蒙眼的情况下“看见”前方的路况），就像拼图碎片一样逐渐找到彼此。而在拼图就绪途中，一路伴随着强烈的感召，我从来没有在看一本书的过程里处在这种被密集撼动的情况。

书中提到，一群人围成一圈，一齐启动梅尔卡巴，在带领者微调波频的情况下，这个散放出去的光频，能够改变大气成份，让混浊污染的空气瞬间转化，当然，也包括空间之中人们意识的转化。德隆瓦洛提到他在英国工作坊的经验：大家在户外进入启动梅尔卡巴的静心中，转瞬之间，圈子的顶上开出一个蓝洞：浓重的空气消失，晴朗的天空现身，纤尘不染的蓝天中，甚至在白昼出现了月亮与群星。德隆瓦洛说：“我们四周布满了小动物，如松鼠、啮齿类动物、狗……统统都围绕着我们……一群又一群的鸟栖息在附近的树枝上，温柔吟唱。我微笑着，看着这些小动物一直试图靠近我们这群卑微的人类……”看到这里，泪水又成串成串地落下。

本书深入浅出地教导如何把自己带入“心的神圣空间”，在这个比宇宙初始的创造还古老的地方，我们会忆起自己这一生最希望活出和表达的。如前文所述，即使我尚未真正进行这个静心，都在阅读书稿时被唤醒了千古前的承诺。书的末尾并指出，当“心的神圣空



间”与“梅尔卡巴光场”轴心重叠时，“心”与“脑”将共同创造。我很震惊，因为在最近有关“启动梅尔卡巴”的演讲中，我所提到的最后一个重点便是“共同创造”，虽然我们阐述的方式完全不同，但都不约而同地指向“合一”，这个人类扬升的终极状态。

接下来，我将会以《从心觉醒》为蓝本来学习与分享，让更多人有机会进入“心的神圣空间”，并且希望有一天，能像德隆瓦洛所说的一般，与大家在各处开出“蓝洞”，和动物们并肩而坐，同步呼吸着清新美好的空气。

### 推荐序 3

美好人生，从心开始◎洪启嵩（地球禅者）

心有着无限的力量，它为我们带来幸福，也替我们创造了苦痛。现在，我们温柔地面对自己的心灵，仔细地了解它，发掘它的力量，并观照它在生命历程中的喜乐与哀伤。心是生命中痛苦与喜乐的根源，它就宛如大海一般，涌起了无数的心浪。佛陀曾经以十分有趣的说法来形容我们的心灵，祂说：

心的去向，宛如疾风一样，不可捉摸。

心宛如流水，不断的生灭而不止住。

心如同灯焰一般，是因为众缘相聚而有。

这颗心如同闪电，会念念寂灭。

心如同虚空，会被外来的客尘烦恼所污染。

心如同猕猴，会贪染六欲。

心如同狂象，会践踏各种土舍，破坏一切的善根。

心如同吞钩之鱼，在痛苦中生起欢乐的幻想。

由于我们的心灵，是如此的丰富而复杂，带给我们生命中一切的痛苦与欢乐，并创造了觉悟安详与迷惘纷乱。大觉者佛陀鼓励我们要自行修行禅观，来降伏自己的心灵，来圆满自己的智慧生命。能正确认知实相的是心，能错误了知现象的也是心，能使我们幸福快活的是心，能使我们伤心痛苦的也是心。心真是生命中最奇妙的资产与累赘，但同时当我们的的心灵受到创伤时，能够疗治的也是心了。

《心经》中说：“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也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我们心中没有负面的情绪、负面的力量来拉扯自己，我们心中自然充满光明喜悦、正直、智慧。

心是万法的根源，心、时间与空间，建构了宇宙万象。我们制定了各种计量单位，到头来反而执此为实，为时间与空间所困无法脱出，因此生、老、病、死、存、灭与往返运动，就成了我们生命中的重大问题，也让我们无法获得绝对的自由。

在《华严经》所描写的实相世界中，超越了我们惯有的时间与空间思维，而有所谓的“芥子纳须弥”，也就是一个极微小的空间能够含容无限大的空间；“互含互摄”的境界，则显示大小无限重叠映现的境界，就好像在虚空中有多重向度的空间存在，但又不破坏现前的三度空间一样。勉强比拟，就像我们身处在前、后、左、右、上、下都是镜子的镜屋内，结果映现出无穷无尽的影像，但又不坏物体不二的本性。

在时间上，华严世界有所谓的“化长劫为短劫，化短劫为长劫”，时间可以无尽浓缩，也可以无限延长。在时间中自由出入，倒转、中止而毫无滞碍。如果说我们的现有世界只是无限机率中的一种可能，那么华严世界就是无限的或然，而不会破坏现有的可能。

心的力量如此强大，影响着自身与外境，呼风唤雨亦非难事。数十年前，我曾有一次奇特的经验。由于长期修学禅定，身心非常专注统一。有一天，我看着天空，心想：“该打雷了吧！”于是轰隆一声，一道巨雷劈了下来。是巧合吗？我心想。“那么，再来一次

吧！”又一道雷打下来。当我知道自己心念力量强大到足以影响大自然时，不禁戒慎恐惧——在未达到圆满的智慧与慈悲之前，拥有强大的力量，是多么危险的事！

我在拙著《佛教神通学大观》中，详细剖析了各种超能力、灵通与神通的异同，修学神通的方法，以及神通的限制与戒律，帮助大家开启生命特别的能力之前，能充分了解所面临的未来。心的力量是如此巨大不可思议，心的万象是如此多变令人眩惑，或许《金刚经》所言“见一切诸相非相”，了知万相虚幻无可执取，正可作为心灵修炼之途的永恒灯明。

本书作者投入毕生心力，希望能唤起更多人重视内心神圣之地，字里行间显现他与读者分享所经历之境的热情，透过集体心念的祈祷，帮助世间净化。祝福一切有缘的朋友，能从心的回观中，体悟实相的空之智慧，开启幸福圆满的人生！

#### 推荐序 4

进入“心的神圣空间”的指南

◎彭芷雯（《一个人的圣境之旅》作者）

认识德隆瓦洛是一次美丽的邂逅。二〇〇九年九月，我第一次到澳洲为中国团体翻译喇哈夏的工作坊，在课程结束后的市集里，遇见了在阳光下熠熠发光的水晶玻璃神圣几何吊饰。老板说，他就是按照《生命之花的灵性法则》做出这美丽的水晶艺术品的。当我再次到澳洲翻译、再次看到这玄奇的神圣几何时，便毫不迟疑地买下吊

饰以及他所有的原文著作。

从此，我就一头栽进了德隆瓦洛的奇幻世界，甚至飞越太平洋、单枪匹马到美国瑟多纳去上他亲授的“地／天工作坊”（详情请看我的著作《一个人的圣境之旅》）。

德隆瓦洛总像个孩子般不停学习，并在这条道路上分享他的亲身经历，因此从他的书中也可看到“演进”的脉络，虽然他的每一本书都很精采，也都互相关联，但就像电脑软体不断的更新版本，我觉得最“好用”的方法，就是这本《从心觉醒》。

德隆瓦洛相信，如果人们可以透过心的共同语言来沟通，将能直接看见彼此，我们以为与生俱来的孤独与分离感、以及许多表相的误会与虚假都将消失，我们将能够有意识的共同创造。从心的神圣空间、而非运用头脑这个二元工具来创造时，因为心只知道“合一”，只会根据原来的意图如实创造，就不会同时创造出它的黑暗反面。德隆瓦洛也在书中一再提醒：要怀着轻松好玩的心情，像个孩子带着开放的眼睛与感知，才能进入心的神圣空间；若是执着于结果与期待，头脑很容易太“努力”了，反而无法真正进入心中。

“心的神圣空间”是个没有时间性的意识空间，在那里，一切都是可能的。这就如同《零极限》中所说的“回到零的状态”，也是量子物理学中提到的量子场域。在这本书中，我又再次看到许多古老智慧的共通之处，只是所用的语汇不同。诚如德隆瓦洛在前言中所说：“这是一本忆起之书。其实书中所谈的这个神圣空间一直在你的内心，从未离开。”本书是进入“心的神圣空间”的指南，当你随著书中指引进入心的神圣空间，那份忆起的狂喜将充盈你的生命、改变你的世界！

若有人问你：「在不朽的坚固城市，我们的身体中，有一朵莲花。在这朵莲花中有一个小小的空间：里面暗藏了什么，让每个人都渴望知道的秘密？」你必须回答：

「那是如心外虚空般广大的一个小小空间，天和地都在其中，火和空气、太阳和月亮、闪电和星宿，一切你所拥有和还未拥有的，都汇集在这小小空间，在你的心中。」《奥义书》8.1.2-3

\*朗·拉布雷斯赠于本书完成的前一天——德隆瓦洛

### 【自序】

隐藏在心中的神圣空间

从一九七一年开始，我就积极研究静心和被称作「梅尔卡巴」的人类光体，我的大部分成人生活就沉浸在这个古老的传统中。对我来说，它本身就很完整，并且能解答我对生命的无数问题。我的内在指引教导了我神圣几何，而它又引领我去发现人的光体。神圣几何本身似乎也已完整涵括宇宙所有的知识属及奥秘。这一切都很惊人。经过多年关于光体的研究，我逐渐清楚看到还有更多东西需要探索，但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无法具体描述它们是什么。一如往常，神以不寻常和隐微的方式显现祂自己。梅尔卡巴之外，一个具有巨大灵性价值、隐藏于我内在空间某处的秘传珍宝，终于慢慢闯进了我的生命。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只能假设必有所用。

本书是我送给你的礼物，因为我知道真正的你是谁，我如地球爱太阳那般爱你。我相信你会善用这些讯息，其实我也并不担心你会误用，这是不可能的。

### 【前言】从心生活

远古以前，人类和现在大不相同。那时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方式，对

现代社会的大多数人来说，恐怕难以想象。当时人类完全不透过大脑来沟通和感受，而是经由心的神圣空间来传递讯息。

澳洲原住民至今仍和名爲「梦世纪」(dreamtime)的古老生命网络连结着。在这个集体梦境(或说集体意识状态)内，他们依然靠自己的心来过活，在西方理性心灵完全难以想象的世界中生活、呼吸着……在邻近的纽西兰，毛利人可以在静心中穿越广大时空看到美洲大陆。他们透过这种方式美国的霍皮族印第安人连线、开会，以交换预言，不须透过任何「高科技传输」，该做的工作就都完成了。夏威夷原住民的祭司则和大地之母直接沟通，请示鱼群的所在，来喂养他们的子民。于是在一尘不染的湛蓝天空中，巨浪似的烟云幻化成人的手，爲他们指出鱼群的聚集处。南美洲哥伦比亚内华达山脉的高山上，仍住着一个原始部落，他们知晓「没有文字的语言」，而这种语言来自他们心内的一处神圣空间。

如果我们还记得，《圣经》上曾说过：在巴别塔建造之前，人类本来受神眷顾，只有一种语言，后来却分裂成数百种，语言成爲人类彼此沟通的障碍，让每个人陷溺在自己的小世界里。

因爲误解而产生的不信任成爲人类不由自主的命运，于是我们注定要彼此相斗。人与人无法交谈，这是最冷漠的分离形式。即便是来自同一宇宙本源，兄弟姐妹因无法真正表达内心的想法和情感，终至相互爲敌。随着世纪流转，在人心的长久隔离下，透过进入心体验共同梦境的古老沟通方式，便被遗忘了。

这是一本忆起之书。书中所谈的这个神圣空间一直在你的心里，从未离开。在世界被创造之前，它就在，到宇宙最后一颗星星陨落，它仍会在。每晚当你深深沉入梦乡，你便离开了你的头脑、进入你心内的这个神圣空间。只是，你还记得吗？还是你已经完全遗忘了，只记得你的梦？

爲什么我要告诉你这个已经从我们记忆中逐渐消失的「东西」呢？在科学和理性已成爲最大宗教的今日世界，找到这个神圣空间有什么用呢？难道我不知道现今这个世界，情绪与感受早已沦爲二等公民？是的，我知道，但是我的老师要求我来帮助你忆起「你是谁」。

你不仅仅是一个人，你是一个更大的存在。因爲在你的心内有一个地方——在那儿，这个世界可以透过有意识的共同创造而被全然改造。

如果你一直在寻找心灵的平安，如果你想回天家，让我邀请你进入你心内的美丽之地。在你的允许下，我会告诉你我被教导的一切，我会爲你明确指引进入心的路径——在那儿，你和神是全然合一的。这是你的选择，但是我要提醒你：这个经验里也隐含了巨大的责任：当灵魂提升到更高的境界，生命会知道，而它会利用你，正如所有伟大心灵导师都曾经被利用那样。如果你读了这本书，并依照指示做了静心，仍然没有任何改变发生，你的内在灵性可能暂时睡着了。一旦你进入「大黑暗之光」，你的生命必定会改变，最终，你会忆起你的真实身分，最终，你的生命会成为对全人类的事奉。

在本书最后两章，你会发现一个大惊喜，瞥见伟大的希望。人的光体(环绕在身体周围直径十七到十八公尺内)，也就是我在《生命之花的灵性法则》一、二册中提过的「梅尔卡巴」，与「心的神圣空间」之间藏有一个秘密连结。如果你已经在练习梅尔卡巴静心，我相信你会发现本书的讯息对你进入更高光次元的扬升之旅具有无比的重要性，如果你只对「心的神圣空间」有兴趣，让本书的话语成为你生命的祝福，并助你忆起你的实相。

最后，本书尝试以最精简的话语来传达此特殊灵性经验的精髓和真义，所有图像也都力求简单，因爲这本书全来自于心，而非头脑。

## 第一章 闯入未知的领域

当时，我完全不知这个科学实验会带领我超越头脑，来到意识的未知领域，并进入心内的一处秘境。

我几乎是在随性的情况下，开始了这段故事。我并不是在神圣几何或梅尔卡巴静心的高频状态，而是在稀松平常的日常情境下，做了这个决定：我要运用心灵科技来协助地球疗愈。我觉得我们都有责任，特别是如果我要谈论这个主题，我必须要「活出它」(正如我在

许多公开演讲中所做的那样)。于是，我向所有能协助疗愈地球的可能助缘敞开。

不过正如你所想的，我告诉你这个故事的主要原因并不是要谈净化环境，而是我在实验这个叫作「R-2」的环境清净机时发生了什么事、我的生命是如何彻底被改变、它如何打开了我的心灵，并为我开启了全新的生命经验。

当时我完全不知道这个科学实验会带领我超越头脑，来到意识的未知领域，并进入心内的一处秘境。

科学界叛徒找到解决空气污染的新方法

故事始于一九九六年五月，有位老朋友打电话给我，问我是不是对他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空气清净计划有兴趣。我不想公布他的名字，因为我相信他不希望我这么做，那就叫他「强尼」吧。这人可说是科学界的叛徒，在狭小却精密的个人实验室里研究生命和物质界的许多主题。

我不太相信他的智商可以被测量，因为他显然是个天才。他发明了一种新方法，能用某种微波发射来「看」真实世界，为他的研究带来极大的利基。即使美国政府在得知他的研究工作后，也一直到最后才有能力复制他的实验。强尼说，他和同事史林(slimspurling)发明了一套不可思议的线圈，找劳了解决环境污染的方法，希望我过去看一下。他说，他们成功清除了丹佛市附近的空气污染，现在丹佛市周边的空气已经变得非常清新，希望我亲自过去看看。

这真令人难以置信！因为我在科罗拉多州博德市住过，离丹佛只有几公里。那时候的丹佛(大概是七〇年代晚期)可说是全美空气最糟糕的城市，甚至比洛杉矶还糟，这也是我当初搬离的原因之一。其实我觉得强尼应该是在吹牛，但以他的聪明和才情，几乎没什么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就想，为什么不去看看呢？反正我刚好想出门走走，这至少会是很有趣的经验。我决定带着开放的心、但不怀任何期待地前往。即使他说的话并非事实，这趟旅程至少能把我带往白雪皑皑的洛几山脉，那儿总令我活力充沛。

亲眼目睹空气污染瞬间被改善



一周后，我就步出了丹佛市机场，进入清静无染的环境中。我不曾闻过比这更干净的空气，干净得几乎象是不存在，我甚至能在三十公里外清楚看见远处山上的树木。

我就站在那里，像闯入奇幻世界的迷途者，呆呆看着五年前从没见过的洁净空气。若说我的兴趣被挑起，那真是太轻描淡写，我其实是吓呆了！强尼真的做到了吗？

一台出租车缓缓驶向我。司机散发出温柔而放松的气质，叫我坐到前座，好像我是他多年的老友。不出几分钟，我们就悄悄抵达史林的家和实验室。我从来没去过那里，却听说过很多很棒的故事。

我记得自己曾偷瞄了一下出租车司机的眼睛，他看起来完全没有压力，就出租车司机来说，这是很不寻常的特质。我问他是否很喜欢自己的工作，他笔直看着前方的道路回答，他喜欢自己做的每一件事。对他来说，人们就象是一本本打开的书，充满了世界的各种经验和故事。

接着他问我来丹佛的目的，我告诉他我是来寻找空气污染的解答。他看着我，带着孩子般的天真说：「统统没有啦！你看，现在已经没有空气污染了。」我说这儿的空气看起来的确是干净极了。司机回答：「还不只这样呢，我认识的每个人都感觉好棒，你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吗？」

我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但我们很快就驶向两旁矗立着双层古老公寓的长街，尽头处就是科罗拉多州黄金市的「科罗拉多矿石学校」。此处有个团队汇编了「R-2」空气清净机的实验信息，而史林正是这群科学家之一，因此我到这里来见他。

R-2 机是个非常奇妙的发明：在雨云正要形成闪电前，他们成功掌握了雨云的波形，扩展到五十多公里的区域，然后把其中的碳氢化合物分解成无害的颗粒、氧气和水蒸气。这是真的吗？当你进入并呼吸着史林家那条街的空气，你几乎可以确定答案。我敲了门，听见史林叫我进去。他的家其实是实验室，看起来完全不象是能住人、睡觉和吃饭的地方。不久我就发现，原来他住在楼上，跟实验室是

分开的。屋里的地板上散布着大大小小的奇怪铜线圈，还有许许多多恐怕只有上帝和史林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这人看起来就象是留着白胡须的魔法师梅林和正在寻找牛只的老牛仔的综合体，而这些「老线圈」其实正是清洁丹佛市空气的功臣。

我的朋友强尼当天并没有现身，但史林跟另两位研究员正在测试这些仪器。两位研卖离开后，留下我单独跟史林在一起，因此我可以好好谨个人。不久我就发现，他显然也是个天才。我和史林及他的同事一起住了几天，向他们学习他们觉得能够跟我分享的东西。以下是 R-2 机运作的方式——当然真实情况比这要复杂许多，此处所说的仅为概述：雨云释放出闪电时，它所发射的波形被复制在一个特殊的机器上(并非 R-2 机)，再输入 R-2 计算机的芯片上，然后 RI2 机的扩音系统就透过名为「调节器」的嵌入线圈将之传送到空气中。这些波形逐渐扩展成一个超环面的能场(形状就像甜甜圈)，影响了邻近空气中的重力波，因此就能从远方清理空气中的污染粒子。R—2 机上有四个刻度盘，连结着被线圈包裹的金属棒顶端，形成一个四面体。这四个刻度盘可被旋转、调频来「活化」这个超环面能场。

强尼和史林都认为这个超环面能场是「活」的(在我亲眼目睹过它如何跟大自然互动之后，我也这么认为)。我试着尽量保持开放的心，因为在那时，这些东西对我来说都是很新的东西。

首先我凭借自己第三眼的感知力，学会如何在 R-2 机上调频。对我来说，旋转这四个刻度盘来调频，其实还算容易。我在灵能场方面已经累积了丰富的经验，因此这些事对我来说还满自然的(之后我发现只有少数人能够一开始就做得很正确，但几乎所有觉知敏锐的人都可以被训练)。

我继续我的训练，直到史林跟强尼都觉得我已经准备好被测试。我要做的就是用 R-2 机去跟自然调频，然后把丹佛市某个「失频」的小区域调回平衡状态(要是 R-2 机的某个部分失频了，那么通常在两周内，它所运作的区域就会回复到原来的污染状态)。事实上在这个时候，我已经很难相信丹佛市还会有空气不干净的地方，但史林跟

强尼都说的确有。

我们开车开了大概三十多公里，来到丹佛市东南方某个我不熟悉的区域，一直开到城市边界。我们在公路旁停好车后，就爬上一道斜坡。当我们爬上顶端，一座小森林出现了。

我永远无法忘记我所看到的景象。当我们从这个小山坡顶端往下看山的另一边，映入眼帘的是低而宽的山谷，而整个山谷都被一团蔓延了好几公里的红褐色污云笼罩住。我们在一棵小杉树下藏了一台 R-2 机(经过的人多半都不会注意到)，此时正轻轻低吟着雨云旋律——只是，已经走音了。强尼跟史林叫我在 R-2 机前坐下，他们要测试我是否已经学会了我的功课。我带着强烈的兴趣和孩子般的好奇心坐下来，盘起莲，闭上眼睛，开始静心，并试着感觉该怎么来调这个机器。

正当我要开始调整刻度盘的时候，强尼要我停下，告诉我：「把眼睛张开，看着这些污染云。」这跟平常训练的方式不太一样，但我还是照做，一边开始调刻度盘。不久，强尼又要我停下来，说：「注意听鸟叫的声音。」我转向强尼，问道：「什么？」在训练过程中，从来没人向我提过鸟这件事。他重复一遍：「注意听鸟的叫声，你会懂得的！」

我根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但是不管怎样，我还是开始了。转动第一个刻度盘时，我立刻就感觉到附近几公里内的区域有了变化，但是在可见的世界中似乎并没有什么事发生。当我开始调第四个刻度盘，两件让我非常惊讶的事同时发生了。几乎是立刻，那团原本是红褐色的污云消失了，只看见非常干净、晴朗的大气层，简直是奇迹。就在污云消失的同时，我周围大概有一百只鸟开始齐声狂野地欢呼和吟唱起来，我甚至不知道牠们在哪儿！这两件事同时发生，在我身体上也产生了非常奇妙的效果。我看到、感觉到了 R-2 机惊人的威力，同时也在那时，我清楚知道这个新科技是真的，而且我还需要藉由直接的经验，才能学习到很多。

在 R-2 机运作的一九九五年到一九九六年年初这段时间，丹佛市的空气变得非常干净，但丹佛市环保署却把功劳都归为已有。环保署

声称，因爲他们所采取的种种方案和策略，使得丹佛市的空气变得如此洁净。但是，我亲眼目睹 R-2 机瞬间就改变了丹佛市大面积的空气污染，所以我知道，丹佛市环保署只是白白坐享其成，白白虚占了功劳而已。

此外，强尼跟史林还把 R-2 机交给科罗拉多州科林堡的某个独立实验室做测试，结果当然毫无疑问，R-2 机具备他们宣称的所有功能。测试员让 R-2 机运转了一段时间，然后关掉，科学地记录了 R-2 机开启与关闭时空气污染程度的差异。他们重复测试了一段时间，若我没记错，大概是三个月左右。与此同时，美国科克兰空军基地的空军也开始关注这个实验，并注意起我在一一鳳城做的另一个试验(我在后文会再描述)。空军基地问我们，愿不愿意把机器送到他们的机构去做科学性检验，我们同意了。后来的测试也完全证明了 R-2 机真的具有清除空气污染的功能。

当我们回到实验室之后，强尼跟史林给了我一台 R-2 机，让我带回亚利桑纳州测试。我必须承认，我就像孩子收到期待已久的玩具一样。我耐心地等待回家，之后就能开始探究这不可思议的机器了。

#### 改善鳳凰城的重度空气污染

我回家那天，刚好是一九九六年五月三十号，《亚利桑纳公论报》头版描述了鳳凰城目前的空气污染有多恐怖。亚利桑纳州州长辛明顿(Fife Symington)说，鳳凰城的空气污染已经糟得让这个城市的污染等级升爲「重度」。市政府每隔几天就发出警告，情况也一天比一天严重。爲了解决这个问题，辛明顿成立了「臭氧层策略行动小组」，小组的领导人是佛兰|(Roger Ferlan)律师。关于如何改善空气污染，佛兰在《亚利桑纳公论报》的专栏中杂宣称：「我们会尝试所有可能的方法，不管有多么激进、奇怪、困难或昂贵，我们都会考虑。」佛兰先生说，他们绝对要净化鳳凰城的空气，因为这个问题将会全面摧毁这个城市的旅游业、影响到所有商业活动，并对居民的健康造成伤害。所以我提笔写了封信给佛兰先生，请求他们协助我们在鳳凰城架设一台 R-2 机。我们有独立实验室和美国空军基地所出具的科学证据，而且并不要求任何财务协助，所以我相信他们会很高

兴地来找我们谈。

天啊，我真是错得离谱！在这封信里，我只要求凤凰城市政府给我们一个机会，来向世人证明我们能办到，而我们会支付所有费用，他们只需要知道有这样的机器存在，同时在我们操作时监看这个过程。

不久，我接到一个叫吉布斯 (JoeGiss)的人从市府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他们 WR-2 机没有兴趣，也不会帮我们。你不知道我听到这样的回应有多么沮丧，也是到那时我才了解，所谓的报纸专栏只是政治手段和表演，他们其实并不想净化凤凰城的空气污染，他们完完全全拒绝了我。幸运的是，没有人能阻止我继续研究，因为 R-2 机只需要一个九伏特的电池，而运转只需要几毫伏特的电量。联邦政府明定，使用电量低于一伏特的机器皆不受规范。

我就在一九九六年六月四日那天，在靠近史考特戴尔北边的边界「洞溪」打开了第一台 R-2 机。那里的空气真是糟透了，而且非常干，连呼吸都有困难。这一带已经好几个月没下雨，连仙人掌都枯萎了。前三天并没有任何事情发生，直到第四天，在我架设 R-2 机的房子上方出现了一片小小的乌云，这是整个南亚利桑纳州唯一的一片云。接着这片云慢慢开始扩展、变大。

到了第十天，这朵小乌云已经扩展到直径约二十四公里的范围，接着，这一带在许久的干旱之后首度降雨，还出现闪电。说到闪电，我的天！还真的非常多，我一生中只见过一两次这种数量的闪电。这场暴风雨持续了好几个小时，闪电的闪光不停横扫过天空。天空带着臭氧迷人的气味，慢慢被倾盆落下的雨水打开了。从那时开始，这儿几乎每天下雨，不仅完全净化了空气中的污染，附近的河流跟湖泊也都被洁净的雨水灌满。

到了一九九六年九月一日，R-2 机创造的波形终于被建立了。从那天开始，再也没有出现空气警戒——直到美国空军要求我们关掉 R-2 机，看看会发生什么事。

我们在一九九八年五月十二日关掉 R-2 机，到了五月底，空气污染又恢复到原来的状况，迫使市政府又发出一九九六年以来的首次警

戒。在这整个测试期间(其实我们在一九九七年三月又在凤凰城架设了一台 R-2 机,也就是在这时出现了明显的效果),凤凰城的碳氢化合物指数一直都保持在个位数,有时在凤凰城市中心指数甚至是零,也就是说完全没有任何碳氢化合物污染。不幸的是,R-2 机并不能阻止碳酸盐形成(也就是臭氧污染的原因),不过却真的减轻了碳氢化合物的污染,这完全是公开的纪录。

测试结束时,我确信 R-2 机是个成功的发明。然而美国空军一直监视我的行动,进而要求我关掉 R-2 机。他们要求我关掉机器,告诉我说他们想看看会发生什么,却在关掉时告诉我,美国环保总署不允许我继续这个实验,建议我到美国境外去测试。托了美国空军的福,我开始到外国做实验。从一九九六年六月到一九九八年五月,我运用 R-2 机获致许多惊人的成果,当然凤凰城市政府是不会承认其中任何一项的。最后,我写了另一封信给凤凰城市政府:

致史基着·伦萨(skipRimsza)市长

亲爱的伦萨市长:

一九九六年五月,《亚利桑纳公论报》有篇专栏描述了凤凰城空气污染的严重情况,同时指出未来整座城市将濒临何种险境。这篇文章提到,辛明顿州长成立了一个「臭氧策略行动小组」,由佛兰律师领导(我随信也附上这篇文章)。当佛兰先生提到这个空气污染问题,强调「我们会尝试所有可能的方法,不管有多么激进、奇怪、困难或昂贵,我们会考虑。」

那时我跟「臭氧策略行动小组」的成员吉布斯先生,谈起我们一九九五年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测试过的一个空气清净系统,测试结果显示,丹佛市的空气在我们使用该系统的那一年,出现有史以来最佳的空气质量纪录。

吉布斯先生告诉我,他对我们的系统没有兴趣。然而,运转这台机器只需要不到一伏特的能量,并没有任何法律能阻止我们进行测试。我们告诉吉布斯先生,我们将完全自费,但他仍然拒绝了我们。我问他,你们至少是否能监看我们的测试过程,他也拒绝了。我觉得他真的一点都没帮到忙。我从吉布斯先生身上经验到佛兰在专栏中

所宣称的截然不同的态度。几个月后，我们试着要给他一份在科罗拉多州科林堡市所做的独立科学测试结果，这个测试可以证明我们的空气清净机是可行的，而他也说他太忙了。即使当时与我们合作的美国空军打电话跟吉布斯先生谈这件事，他还是表示没有兴趣。一九九六年六月四日，我们在洞溪约五十多公里直径的区域架设了最小规格的清净机。刚架设时，需要三天来初转，大概经过三个月，运转便进入稳定状态，于是我们在一九九六年九月一日开始全面运转。像凤凰城这样大的城市，至少要十台才够，但我们没有足够的财力来购置。只运转一台机器，就象是一台漂亮的新车、却只有廿五马力——但至少比没有好。

在一九九六年九月一日之前，凤凰城的空气污染警戒天数一直都很长，且即将被环保署评等为「重度污染」状态；一九九六年九月一日之后，却没有出现过一天警戒，空气污染指数也一直稳定下降。到一九九七年三月，我们在机场附近又架设了另一台机器，形成更强的系统，对凤凰城也产生更大的正面影响。

新墨西哥州的科克兰空军基地一直对我们的研究保有高度兴趣，他们也曾对我们的仪器做过测试。如果有兴趣，你们可以打电话给柏尔中校(PamBurr)。

我之所以写这封信给你，是要通知你们，我们将在一九九八年五月十二日把机器关掉，我们让本地进入失频状态已长达三周。在接下来的九十到一二〇天左右，空气污染可能会回复到一九九六年六月前的状况。从凤凰城市政府对这项科学研究的回应，我们并不期待未来有进一步的沟通，不过如果你们觉得我们有可能可以协助净化城市空气，请打电话给我们。

地球关怀者德隆瓦洛.默基瑟德

一九九八年五月七日

副本：柏尔中校

在这段测试时期，我逐渐了解实际发生的事，也就是人的意识是如何与 R-2 能场交互运作。我发现 R-2 机其实是依照人类光体(或称梅尔卡巴)的形象创造出来的。所以理论上应该说，任何知道如何做梅

尔卡巴静心、又知晓「雨云」振动频率的人，若能合并这两项元素，就能不靠机器辅助、仅仅利用人的觉知复制出 R-2 机的运作功能。这个问题我想了好一阵子。有一天，我在澳洲教导梅尔卡巴静心，有个学生跑来问我，既然 R-2 机可以改变某地区的大气层，那么熟知梅尔卡巴静心的人是否也能够做同样的事？正好跟我的想法完全相同。

人能透过静心来净化空气

澳洲东部海岸的北边，曾经有过非常严重的干旱。我不太记得实际的时间，但应该是在一九九七年或一九九八年。森林大火到处延烧，看不出有终止的迹象，烈燄所引发的浓浓黑烟在空中弥漫，空气干到不可思议。

在这名学生和另外三人的目睹下，我开始进行梅尔卡巴静心。接着把雨云波形的音波，\_发送到附近几公里的大气层。那天下午并没有发生什么事，但我们隔天早上醒来时，就听到大雨重重敲打小木屋的铁皮屋顶，天空中弥漫着浓雾、水气和厚重的云。我从床上跳起来，跑到窗口去看，暴雨像瀑布般打在我们的小屋上，我非常兴奋，像个孩子一样。

我知道我的梅尔卡巴静心确实有效，但只这么一次——任何事只发生一次都可能是巧合。还好这场大雨不停下了三天，一直到我回美国，仍然没有停止。回到美国后，我接到澳洲朋友打来的电话，他说那场倾盆大雨连续下了两个多星期，扑灭了所有森林大火，澳洲政府也正式对外宣告干旱终止。

这勾起我强烈的兴趣，这是真的吗？一个普通人能透过静心改变天气？几个月后，我到墨西哥市教导某团体梅尔卡巴静心，在我分享完澳洲的求雨经验后，其中一位听众问我：「既然你能在澳洲做这样的事，是不是也能在墨西哥市做？这里的空气也这么糟，我们几乎都快没办法呼吸了。」

我必须承认，我到过世界许多地方，从来没有一个地方的空气比墨西哥市还糟。举目所见，最多只能看到两条街远的房子，之后就模糊不清了。即使日正当中，也几乎没办法看到天空。我觉得我好像



就住在棕色的圆顶下方，吸入的气每一口闻起来都像是大柴油卡车后的气味，好像我就站在车后面那样。此地的确是非常好的测试点。于是我在四十多名目击者的陪伴下，来到了城中心。在几条高速公路之外，有座古老的金字塔。我们就爬到金字塔顶端，俯瞰整座城市，但范围有限，因为其他地方统统被浓浓的黑烟覆盖住了。

我们在金字塔顶端一个大而平坦的草地上坐下，彼此面对面围成一圈。每个人都知道我接下来要做什么：我将透过梅尔卡巴静心设定一道天线，来发送出雨云的振波，就像之前释放出闪电那样。在跟大家一起对了手表后，我就开始静心。

十五分钟后，我头顶上方的天空出现了一个蓝色的洞，每一个人都往天上看，并指着那个洞。它逐渐扩大——天啊，它真的快速在扩大！差不多又过了十五分钟，蓝洞已经扩大成直径约四公里的圆形。在墨西哥市混浊的天空中出现了一个完美的圆形，就象是有人从上方用饼干模在污染的大气层上压了一块，然后丢掉。接着整片棕色「云墙」开始向四周扩散，而我们所在区域的空气却非常干净而清晰。当一朵漂亮的粉红色云朵慢慢在我们头顶上方的天空形成，我们还闻到淡淡的玫瑰花香，真是壮观。

根据我们的纪录，这道云墙维持了三小时又十五分钟，连墨西哥政府都派出直升机过来探看天空中为什么会出现在一个洞，不过我后来并没有听到任何官方的说法。最后我告诉我带的这个团体，我现在要停止静心了，来看看会发生什么事。就在我停止静心后，这道棕色云墙开始朝我们所在的地方移动，大概十五分钟内就赶上了我们，再次把我们包裹在墨西哥市充满浓烟的可怕恶臭当中。就这样，我们再度被污染的圆顶笼罩，整座城市隐没在视线之外。

我仍然记得，在飞回美国途中，我的心仍深深被触动。我知道我确信，人类的意识是所有问题的终极答案。在回程的飞机上，我真的可说是兴奋莫名。这次实验之后，我又反覆做了几次同样的实验，两次在英国，两次在荷兰。每一次的结果都很好，也都是在至少五十名观众的亲眼目睹之下发生；在英国测试的第二次，更戏剧化地改变了我的生命。

遇见心中的内在世界

我不确定是在英国的哪个地方，只记得是在某个沼泽地区，那儿已经超过半年没有日照。整片大地都笼罩在似乎永远不会退去的浓雾之中，每样东西看起来都湿答答的。我在那儿教导一个五十五人的团体梅尔卡巴静心。在四天工作坊的最后一日，我建议大家一起试试用梅尔卡巴静心来清净空气。问题是当时环境中并没有空气污染，只是有浓雾。我的内在指引告诉我：「别担心，你还是可以进行，看看会发生什么事。」

当然要说服所有成员进入浓雾和雨中、坐在潮湿的草地上围成一圈并不容易，但他们最后还是同意了。一开始他们都认为我疯了，不过还是选择相信我。大家都把雨伞带出来，并把黑色塑料布铺在地上，然后连我在内共五十六个人就坐在地上，在浓雾和雨水中围成一圈，每个人都撑着伞，看起来真像一群傻瓜。

在静默中，我开始了静心……隐约感觉会有什么特别的事发生，但也无法明确知悉。十五分钟后，在我们头顶上的天空，有个蓝色的洞形成了、并开始往外扩张，就像在墨西哥市那样。只是这一次它扩张得更快、也更远；它不断继续扩张，直到形成直径约十三公里的圆形。于是我们这群人便坐在干净的湛蓝天空下……午后的阳光穿过约一千公尺高、由浓雾形成的围墙，照向我们，接着有件事就发生了——一个奇特的感觉穿过每一个人的身体，就好像我们同时感受到神的存在。我的手臂开始起鸡皮疙瘩。我们往上望向天空，在圆洞中我们看到了一枚完整的月亮，正光灿明亮地闪烁着。只是这月亮似乎有点不同……周遭的空气非常干净，干净地几乎不存在……在这枚月亮四周，布满了另一样东西，一样我曾经听过、却从来没有看过的东西：群星。在日正当中的白天、被群星环绕的月亮——这真是棒透了！

接着我的注意力忽然被吸引回地球上，我看到我们四周布满了小动物，如松鼠、嚼齿类动物、狗……统统都围绕着我们，看着我们。一群又一群鸟儿栖息在附近的树枝上，温柔吟唱。我看着圆圈当中

的每一个人，很明显全都处在意识转换的状态中。我微笑着，想起了圣法兰西斯，同时看着这些小动物一直试图靠近我们这群卑微的人类。

我记得此时有个想法突然在我的脑海里浮现：我希望我们能有一点阳光，这里有点太冷了——几乎是立刻，天空开始亮了起来。我转头去看光源，一个小小的奇迹便发生了：本来浓雾墙把阳光完全遮住了，正当我想要一点点温暖的想法出现时，浓雾墙的墙壁上就出现了一个小洞，而那正是太阳所在之处——阳光像雾夜的手电筒般洒向我们。而这个洞也一直跟随太阳缓缓移动，大概有一个半小时之久。这段期间，我们这个小圈圈就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静心祈祷。

最后，我觉得我们已经看够了，而且太阳再二十分钟就要下山了，我便告诉大家，我要停止静心了。就在这时，浓雾又快速朝我们所在地弥漫。几分钟内，我们就再度被浓雾和雨水垄罩。

正当我们准备起身的时候，有个奇迹(不管以任何人的标准来看都是)发生了。有位男士跟太太一起来参加工作坊，十年来都靠轮椅代步。他勉强能够站立，但只能维持几秒，仅足以换个姿势或移动到另一张椅子上，他的太太得随时从旁协助。这时，当每个人都开始离开圆圈、往回走，这位男士居然从轮椅中站了起来，把轮椅抛在身后，和大家一起走回小木屋。他居然能够走路了，这是不可能的！虽然他走起来有点蹒跚，但真的是用走的回去。

他太太亲眼目睹这件事发生，几乎说不出话来。之后她告诉我，这位男士不仅可以开始走路，脊椎也直了，比刚来参加工作坊时高了十五公分。刚刚在这里发生的奇迹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洋溢着喜乐和力量。身为治疗者，我亲眼见证过许多奇迹，但痼疾常常在隔天复发；这次却不同，这位男士隔天早上向早餐室走来，他太太笑容满面地随侍在旁。我认识另一名女士，也是他们的朋友，她每年都会打电话告诉我这对夫妇的近况。过了五年，这位男士仍然能够正常走路。

这位男士在英国工作坊的特殊经验中，看见了生命的实相。我相信他了解到一切都是光，而这个世界就是我们内在的灵魂所创造的；因此他确知，他可以用自己的意识来疗愈身上的疾病，而他就这么做了。

这次英国经验也同时改变了我的生命，开启了我当时还无法完全了解的觉醒之路。我开始了解，在人的内在灵魂中，存在着远比现代科学或理性思考更强大的「东西」。我非常确定人的外在世界，是由他心中的内在世界创造出来的。

我之所以知道那「某个东西」在人的心中，是因为我在梅尔卡巴静心中发出雨云的振波时，感受到这些振波是源自我的心，它是透过我对于大地之母的爱所产生的。就这样，我对生命慢慢有了全新的理解。

## 第二章在黑暗中看见

我学习到观看有两类方式，我们可以透过光来看，也可以透过黑暗来看。第一种是用我们的眼睛和心智来看，第二种则是用我们身体的其他部位去「看」……

### 全盲玛莉安能看见

几年前，我的朋友皮特(当时他还是纽约喷射机队的主教练)一直打电话跟我说，我真的该去见一位非常特别的女士。他觉得这位女士能够跟我分享一此一对我很重要的讯息。当时我非常忙，就把这件事抛在脑后，一搁就是几个月。然后有一天，皮特又打电话给我，问能不能把我的电话给这位女士，让她打给我。我同意了，这就是我和玛莉安认识的因缘。玛莉安是个非常不寻常的女人(我曾在《生命之花的灵性法则》中提过)。

玛莉安是一个全盲的人，严格说起来她根本没有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不过，她却能在没有任何外在协助之下如常生活，甚至可以看书、看电视。美国太空总署的科学家曾经对她进行一连串测试，想知道她是如何「看见」的。他们把玛莉安安置在太空总署某个房间，然后问玛莉安在她脑海里看到了什么？玛莉安告诉太空总署的科

学家(一如她事后告诉我的那样),她正在太空中穿梭,能够看到太阳行星系统内发生的一连串事件。更有趣的是,她说其实当时她被这个太阳行星系统困住了,所以没办法离开。

当然,美国太空总署并不相信她能够「穿梭于太空中」,所以他们接着又做了一个测验,来看看她有没有说谎。他们要求玛莉安坐在一个人造卫星旁,请她读出上面的讯息,我不很确定他们要她读的是什麼,可能是某种序号之类的,但是玛莉安能够完全正确地读出所有讯息。从那时开始,玛莉安就属于美国太空总署了。他们从此不再放她走,持续用她来帮他们做一些事情。我不认为我会跟美国太空总署玩这样的游戏,但是玛莉安显然这么做了。

不管怎么样,某天她打了电话给我,我们就开始了每周的固定通话,持续了好几个月。我发现她了解现实的方式非常有趣,她是去感知在她脑海里所产生的一连串意象。她从来不认为那些意象是如我们所认为的那般「真实」。我们每个周末都通电话,内容包罗万象,几乎能想到的话题都聊了——通常都是从她见到的「影像」开始聊。两个月后的某一天,玛莉安问我,有没有兴趣透过她的眼睛来「看」。我毫不犹豫便答应了,并问她该怎么做。她回答:「你只要躺在床上,并让房间尽量保持黑暗就好。」我太太克劳黛也一起在听我们的对话,这时她就去把卧室的窗帘全部拉下来,并把所有灯都关掉。这是个新月当空的深夜,外头本来就非常暗,当克劳黛把灯都关掉后,真的是伸手不见五指了。接着,玛莉安指示我去拿枕头垫在电话听筒下方,这样我就能把手空出来。我照做了。接着我就在一个完全黑暗的空间中,闭着眼睛,等着看会发生什么事。我还记得我的心因高度期待而忐忑不安,因为我知道我将要经验一些很特殊的事。

大概一分钟后,玛莉安问我有没有看到任何东西。但是没有,我什么都没看到——除了平常闭起眼睛时所看到的一片漆黑。接着又经过了大概五分钟,玛莉安再度问我看到什麼,我仍然什么都没有看到;再经过一段不算长的时间,突然间,就像有个开关瞬间被打开一样,一个影像跳入了我的内在视野:它就像是电视荧幕,看起来

真实到令人难以置信。

但它就在那儿，我内在的眼睛开始不断来回审视这个内在电视，因为这是我此生从来没见过的景象。玛莉安似乎感知到我已经和她连上线，便说：「你现在可以看到了，是吗？」我只能够回答：「噢，是的，这是什么啊？」玛莉安回答：

「这只是另一种看的方式，你有没有看到这大荧幕周围还有很多的小荧幕？」在内在视野的中央，我看到一个很大的荧幕，看起来离眼睛约三十五公分，而且周围围绕着许多小荧幕，上下各七个，左右各六个；每个小荧幕上都出现快速移动的影像。

内在屏幕

玛莉安要我去看右上角的荧幕，而且只注意看这一个，我照做了。这个荧幕中出现很多动物的影像，同时混杂着一些几何图形。譬如说，我可以看到一只狗后面有一棵树，加上一个方块；或者一只狗后头跟着一朵花，加上一个八面体或各种不同的几何图形。它持续不断用这样的方式呈现，而且影像移动快速到我的心智几乎跟不上的地步。玛莉安告诉我，这个小荧幕显示的是她的身体四周所发生的事，而这也是她虽然全盲却能够「看见」的原因(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接着玛莉安请我去看左下角的小荧幕，同样也显示了许多快速移动的影像，不过看起来都很奇怪，包括看起来不象是人类的生物，有时甚至会出现海豚。玛莉安说，这是她跟太空与其他次元「兄弟姐妹」的沟通系统——她指的是外星人！

我根本还来不及思考眼前所见之物，玛莉安就要我去看中央的大荧幕，并告诉她我看到了什么。我发现自己象是从大窗户往外看：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真实，完全不象是在看电视荧幕；我见到辽阔深邃的太空和成千上万颗星星。我从来没有看过像这样满布天际的星星，同时「感受」到太空那无穷尽的深度。这一切真是让我兴奋无比！那段时间，美国太空总署科学家正跟玛莉安合作，请她帮忙追踪正

朝木星撞毁的「舒梅克—李维九号彗星」的一-十一个碎片，当时是一九九四年。彗星的碎片正随着太阳轨迹移动，而那时正是它们差不多要结束在天文历史上戏剧性的命运——撞上木星表面的时刻。

玛莉安告诉我：「德隆瓦洛，我们现在要向右转了，你的身体会感受到，但是别管它。」几乎是立刻，我就感受到我的身体往右方弯去，当然实际上我只是躺在自己的床上。这时荧幕上的影像开始改变，我感觉自己好像在航天飞机里面，而这个航天飞机正以顺时针方向旋转。

而那儿，就在我的正前方，正是全世界都在从远距观察的彗星碎片；我觉得我们距离这个被烟尘和碎冰包裹的闪亮火球不超过十二公尺。它闪闪发亮，静静站在那儿；我目不转睛注视着这个「东西」，好像在看电影一样。终于，玛莉安说话了：「目前我正在跟太空总署合作，他们需要我回答彗星碎片的一些问题，我希望你能够看见我看见的，你觉得怎么样？」

我的注意力几乎立刻就转向这个经验的另一个层次。我了解到玛莉安和我正以和所有人类相同的视觉方式在看——也就是往前看，除非转身，我们看不到后面。从我过去和不同生命型态的工作经验中，我知道有些外星人拥有球状视野，也就是说他们能够同时看到所有的方向。

我问玛莉安：「玛莉安，在妳背后的是什么？我并不是指妳所观察到的现实状况，而是指在比较高的实相当中。」她说她不知道：「你知道我从来都没有真正看过，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我问玛莉安是否允许我来帮她看，她同意了。所以我告诉她，当我往后看时，请她保持不动。

然后我就转过身来帮她看。那景象真的吓到我了，即使经过这么久再回想，我还是觉得怪怪的。玛莉安拥有非人的觉知，在她背后是四次元空间，她的前面则是三次元空间，所以她的意识可以同时连结两者。直到那时，我都不知道这是可能的。以言语来描述这个经验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一个人有过这样的四次元空间经验，所以

我只能说，她背后的觉知是极为独特的。这位女士的不凡远不止止于她能无眼而「视」，我认为她显然不是从地球来的；我肯定要是有人可以从她的 DNA 中取样，一定会显示出异常，并指出她绝不是源自地球的生物历史。

我继续和玛莉安通了两个月电话。在我体验过她的荧幕后，她希望我们能够只用意象和象征来交谈，而且她要求我记录下来。正如她中央荧幕右上方的那个小荧幕所显示的，她的沟通方式总是以生物形象混杂着几何图形。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能了解她要说的话，即使有些东西对我的心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

### 中国的超灵力小孩

我知道我在《生命之花的灵性法则》里已经谈过这个主题，但我觉得这些讯息还满重要的，因此为了没有读过那本书的读者，我在这里把这段经验再复述一次。

一九八五年一月，我在《Omni 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谈到中国有一些具有特殊能力的超灵力孩童。因为文章刊登在这么著名的杂志上，我满怀好奇地读了内容。

我看完文章，觉得显然是中国政府邀请了《Omni 杂志》记者到中国去研究这些超灵力孩童。中国政府宣称那些孩子在眼睛被蒙起时，能用身体的不同部位来看，包括耳朵、鼻尖、嘴巴，甚至舌头、头发、腋下、手和脚。直到有一天，我们的关系看起来已经告一段落，便互道再见。我当时还在想，因为这个经验如此不同于我过去的经验，我决定暂时搁下并归档进我的「神秘档案」，期待将来有更多信息或更新知识时，能够把这些信息跟其他信息做连结。事实上我也并没有怀抱任何希望，只是把这一段经验加入我个人生命的神秘档案中，继续过我的日子。

中国在一九七四年发现了第一个这样的孩子，他可以用耳朵看」。这个孩子被严密地覆盖住眼睛之后，仍然能够看，只要他把耳朵朝向他想看的东西，他就能够「看」。接着，中国政府又陆续发现了



其他孩子，多半是十四岁以下，他们能够用身体的不同部位来看。这件事显然引起了《Omni 杂志》编辑的兴趣，于是他们在一九八四年派了研究团队到中国去研究，而中国政府安排了一群孩子来让他们测试。文章里强调，为了力求真实，这些测试都是在非常严谨的状态下进行的，就好像中国政府暗地在一旁监看那样。

《Omni 杂志》研究团队做的其中一项测试是拿来一大叠书，随机从中选择一本，再随意撕下一页，在任何人能看到之前快速将书页揉成一团，然后放到随机选出的孩子的腋下……一遍又一遍重复，这些中国孩子都能完美正确地把这一页念出来。这怎么可能呢？研究团队也无法说出个所以然来。经过以不同方式不断地测试之后，他们只能说，这些现象看起来绝对是真的，而不是靠某种特殊的障眼法。

可以用手和脚来看东西的英姬

我在《生命之花的灵性法则》第二册也提过，当我一九九九年，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进行某场演讲时，英姬展示了她用手和脚来看的能力。

我是在墨西哥教导梅尔卡巴静心的一个四天工作坊中遇见英姬的。在工作坊的第三天，我在课堂上谈到中国的超灵力孩童，能够用身体的不同部位来看。突然间，一位十八岁的年轻女孩站起来说：「德隆瓦洛，我也能办到。在我的眼睛完全被蒙住时，我也可以用我的手和脚来看，要不要我表演给你看？」这当然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不过我还是很高兴，邀请她在约一百人的团体面前表演。

于是身穿一袭白色衣着、相当美丽的英姬便走上讲台。她很快询问了在场的观众，有没有人不相信她能够做到这件事。有两位年轻人站了起来。英姬邀请这两位年轻人到台上，请他们把两张面纸摺起来，以某种方式盖住他们的眼睛，接着英姬用两条长围巾包住他们的头部，没有任何光可以透入，这两位男士也确认他们完全看不到。然后英姬拆下他们的围巾跟面纸，如法炮制地把自己的眼睛蒙起来，同时请两位男士留在台上，监看并确认她并没有耍诈。

英姬坐在高背椅上，双脚平放在地板上。她询问现场有没有人皮夹里有照片，有位女士便从皮包里拿出一张，英姬立刻把这张照片面朝上放着，指尖快速摩挲照片表面约三秒钟，接着就开始向大家描述她「看到」的景象：照片中是客厅，有四个人坐在沙发上，后方墙上挂着很大的画等等，是一张很普通很平常的照片。

英姬问：「妳要不要我告诉妳有关这些人或这间房子的任何讯息？」这也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于是给英姬照片的女士便指着照片上的人，英姬也一一说出了他们的名字和年龄。这位女士非常惊讶，英姬怎么可能会知道呢？于是她问英姬能不能在那间房子里移动。

「现在我沿着长廊往右走，走到一楼左侧，那就是妳的卧室。」英姬继续「进」入卧室，然后描述了整个卧室的景象，甚至告诉这位女士她家夜灯的形状，接着英姬「穿过」长廊来到浴室，并再次完整描述了浴室里的状况。这位女士非常惊讶，也确认英姬所言属实。这时，当初持怀疑态度时其中一位男士从位子上跃起，宣称这都是骗局，而他可以证明这一切。这位男士从后裤袋中掏出皮夹，再从里面抽出驾照、翻过面来交给英姬，问她：「那么，这是什么？」英姬毫不迟疑，把驾照先翻转过来让它面朝上，然后回答：「这是你的驾照啊，你想知道什么？」男士回答：「把上面的号码念出来。」英姬就把号码念了出来，还包括这位男士的地址和驾照上的其他基本资料，但这位男士还是没有完全信服。

他对英姬说：「如果妳能告诉我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知道的事，那我就相信妳。」英姬带着浅浅的微笑回答：「你跟你的女朋友来上这个课，但你还有另一个女朋友在家里，她的名字是……(英姬当场说出了他另一位女朋友的姓名)，而你一直秘密跟这两位女士交往，所以她们并不知道有另一个人的存在。」说到这里，这位年轻男士把驾照从英姬手中抢回来，走回跟女朋友坐在一起的位子。他的女友看起来非常沮丧，这位男士当然从此就没有再多说一个字。

英姬继续展现超能力，一直到大家都能够很明白地看出，其实她能做的，远比看到握在手中的照片要多，她甚至能够说出摄影者的名字、穿什么衣服，以及按下快门那一刻心中在想什么。在场的每一

个人都非常惊讶，这些都是活生生在眼前发生的，但是这怎么可能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透过英姬，我知道靠近墨西哥市有两所学校，专门教导这些特殊的孩子如何用身体的不同的部位来「看」，以及其他超能力。光是英姬本人，就知道至少有一千名墨西哥孩童拥有特殊的观看和感知能力。之后英姬和她的母亲艾玛到亚利桑纳州来拜访我们；也和我们共住了几日。我们决定来尝试一些超能的测试，我们觉得能够这样子直接探究人类的极限非常有趣。很多人相信这些事情只是自我催眠，但我曾亲眼目睹，我的孩子米亚和玛莉(当时分别是七岁和八岁)也在场。

起初有好几个小时，米亚都只是安静坐着，看着英姬如何不透过她的眼睛来「看」东西，到最后米亚实在忍不住了，就跟英姬说：「我也要这样做！」英姬看着米亚的眼睛说：「米亚，每个人都能够做到，妳想要像我这样子看吗？」

米亚兴奋地跳上跳下，说：「我要，我要！」于是英姬就把她的面纸和遮眼布拆下来放在米亚的眼睛上，一边调整一边问米亚是否还看得到，直到听到完全看不到为止。然后英姬翻过一叠又-叠的杂志，翻了几分钟才找到她要的照片，那是一张跨页照片，里头有只犀牛正走过蓝色的河流，看起来似乎是在非洲拍的。她把这本杂志放在米亚腿上，然后把米亚的手放在照片边缘，让米亚知道照片的位置。接着她就指示米亚，说：「妳就朝黑暗中看。」几分钟后，英姬问米亚说：「妳看到什么了吗？」米亚说：「我什么也没看到，都黑漆漆的。」英姬叫她继续看，大概再过五分钟，她更贴近米亚，还把手指放在她的肩膀上。几乎是立刻，米亚就大叫：「英姬，我看到了！那是一张照片！里面有一只犀牛穿过-条蓝色的大河！」虽然米亚无法正确发出「犀牛」的音，但是我们都知道她在说什么。

显然米亚现在也能够像英姬一样「看」了。我问英姬：「妳刚才是不是碰触了米亚肩膀上某个特别的点？」英姬说没错，还说她相信自己刚才才是为米亚扮演了类似天线的角色，所以米亚能够看到。她

在学校里学习如何做这件事时，她的老师第一次也是透过这个方式来帮助她「看」。有次英姬和我闲聊，我问她：「妳在脑海中『看』的时候，到底看到了什么？」不知道为什么，英姬看起来好像有点迟疑，但我继续追问，最后她回答：「好吧，因为这听起来很奇怪，所以我不太想谈。我在脑海中看到的是很像电视的螢幕，有很多小荧幕围绕着中央的大荧幕，告诉我很多有关大荧幕的讯息。」

我完全没料到英姬的答案会是这样！但她这样回答时，我就像被平底锅敲到一样，有关玛莉安的记忆瞬间涌向我的脑袋。我完全知道英姬在说什么，只是我从来没有把玛莉安的内在荧幕跟这个超灵力女孩连在一起。我好几分钟说不出话来。这意味著我必须重新分析我对超灵力孩童的理解。这是真的吗？所有的超灵力孩子都能够看到内在的电视荧幕？照英姬的说法，在墨西哥至少就有一千名孩子能看到。

能让花苞瞬间绽放、硬币穿瓶而入的孩子

就在我跟英姬合作实验的这段期间，我读了保罗·东和汤玛士·拉斐尔合写《中国的超灵力小孩》。书中宣称，中国政府已测试了逾十万名能够不透过眼睛来看东西的超灵力孩子，同时设立了一间专收超灵力孩童的学校。当他们找到具有特殊潜能的孩子，就让他们做一些特别的训练。事实上，他们是同时教导并研究这些孩子，希望能够解开这些摆在我们眼前、令人不可思议的谜团。

保罗记录了这些中国孩子如何展现各种不可思议的超灵能力，为了证实没有作假，所有测试都是在中国科学家小心控制的实验环境下进行的。

以下是其中一个实验：他们在空旷的房间中央，放了一张空无一物的桌子，并在周围装设录像机来记录实验过程，一些经过训练的科学家也在场监视整个房间里的动作。其中一位科学家把密封的瓶子放在桌子中央，瓶子里放了一些类似维他命的药丸，然后把铜币和小石头之类的东西放在桌缘。孩子能走近这张桌子，但是保持无法触摸到任何东西的距离。透过孩子的超灵力，瓶中的药丸便能穿过密封瓶落到桌面上，而本来放在桌缘的铜币或小石头，也能穿过密

封瓶的瓶壁进入瓶内。这显然不是什么特别了不起的技能，因為大概有超过五千名中国孩童可以在一群政府科学家的监看下重复这个实验。

一名约六岁大的中国小女孩，展现了更特殊的超能力，当时有几千名观众在场。进入戏院前，服务人员发给每个观众一枝带叶的玫瑰花苞；当这个小女孩走上台挥手几分钟后，在场每一位观众手中的玫瑰花苞就开始绽放，不断绽放，直到完全盛开。如果这是一个把戏，还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把戏。

还有很多各式各样的超能力表现，但我想结论很简单：有些非常特殊的事情，正在中国和墨西哥发生，而我要继续去追寻：这是全球的现象呢，还是只是在这两个国家发生的独特现象？

因為瑪莉安跟英姬都是利用相同的内在荧幕来看，我便想问问专门研究中国超灵力孩童的学者保罗(从一九八五年开始，中国政府就开始对超灵力孩童的觉知力进行大规模研究，研究结果也逐渐发表在知名科学杂志上，包括《自然期刊》和其他科学性杂志，因此可以说都是经过广泛研究、并详实记录的事迹)。

我打电话给住在加州的保罗，谈了大概两个钟头。在我们谈话接近尾声时，我问了他一个我一直都很好奇、很想知道答案的问题：「保罗，这些中国超灵力孩子的眼睛被蒙起来的时候，他们的脑袋里到底看到了什么？」起初保罗也像英姬一样显得很踌躇、闪烁其词，说这说起来有点怪，然后马上转移话题。最后在我持续约十分钟的追问之下，保罗才敢回答：「德隆瓦洛，我从来没有真正看到他们看到的東西，但是这些孩子告诉我，他们脑中看到的是一个内在电视荧幕，这个蟹幕会呈现出影像。」我立即接着问在这个中央大荧幕周围是否有很多小荧幕环绕，保罗回答说不知道，孩子们并没有告诉他。

现在我知道中国的超灵力孩童也看到了这个内在荧幕，但是我不能确定是不是相同的电视荧幕。不过这已经让我够兴奋了，或许这些偶遇事件并非偶然，而是一种全球现象，也让我更想找出事情的真相。

超灵力在莫斯科——连希拉蕊也前去一探究竟

网络心灵杂志《玛特灵魂》的一位俄罗斯籍的记者卡斯提亚，在读到我的一篇有关超灵力孩童和内在营幕的文章后，告诉我莫斯科附近也有一间超灵力学校；在那儿，孩童被教导如何去看这个内在荧幕，而且这间学校对外宣称他们还有惊人的发展，如果他们说的是真的，世界可能从此就会彻底被改变。

这些孩子不只能够看到内在营幕、因此可以不透过眼睛去看东西，甚至可以做到只要把书拿在手上几分钟，整本书的内容就会印在他们的内在荧幕上；只要书籍进入他们的内在荧幕，这些孩子可以就像计算机荧幕那样卷上卷下，看书里的内容和图片。更厉害的是，这些孩子还可以立即知道整本书的内容。

这所学校名为「人类发展国际学院」，是由一位叫作维克斯拉夫的人所成立的。这间学校的名声跟成就，显然很快就传到了华盛顿。希拉蕊在柯林顿担任总统时，就曾飞到莫斯科，想亲自观察这所学校。希拉蕊在这个学校学到了什么？谁知道，也许这就是她后来能成为纽约州参议员的原因。

几个月后，卡斯提亚又告诉我，实莫斯科还有两所学校也在进行超灵力训练，但是用不同的方法。那时我才发现，这个主题涵盖的范围其实比我原本想象的要大许多。

一九九九年，我也亲自去了一趟莫斯科。我受邀到克林姆林宫，向莫斯科俄罗斯科学院成员进行一场关于「梅尔卡巴」的演讲。我也向他们询问有关超灵力孩童的事。有位成员向我坦承，俄罗斯的确有好几千个这样的孩子，现在大概差不多都已经三十岁左右。俄罗斯政府对这些超灵力孩童的研究，差不多跟中国政府一样长，从一九七〇年代初期就开始了。我恍如大梦初醒，我原本还以为玛莉安是特殊的个案呢。

保加利亚的超灵力孩子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知道崔曼，他常被称为「和平游唱诗人」，云游

世界唱着和平之歌。每次崔曼吟唱和平之歌，国际间的主要和平活动就会展开。几年前，崔曼跟我的朋友布莱登一起来我家。我们在谈话中聊起了超灵力孩童，但是那时崔曼对这些孩子基本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经验或了解，时间就这么过去。之后的某一天，崔曼也被卷入超灵力孩童的生命经验中。当时崔曼到某人家中去进行一场小团体的演讲，起初只有成人参加，但是在开始讲演不久，就有一个年约十二岁的男孩进来，而且直接就坐到第一排，正对着崔曼。这个叫作马可的男孩吸引了崔曼的注意。不久，他就发现他好像只是单独对着这个孩子在讲话；然后，他们就直接对谈起来。在谈话中，这个小男孩不知道对崔曼做了什么，崔曼立刻就看到了他的内在螢幕。崔曼之前从来没有这样的经验，但是他想起了我们之间的对话，所以那天晚上他就打了电话给我，和我讨论这个奇妙的事件。这一桩小事件，也带领崔曼进入一趟惊人的冒险。他在一本叫作《爱的密使》的书里面写到他如何来到保加利亚(也就是马可的家鄉)，然后被带到高山顶上的修道院，里头有很多修士正在训练孩子透过身体的不同部位来看东西。崔曼和这些保加利亚的孩子现在就是透过这种心灵感应的方式来沟通，主要是世界和平这个议题。他们主要的讯息是：和平其实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而我们每个人都是「爱的密使」。如果从这个基本了解出发，他们想要问我们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是爱的密使这个事实，那么我们以后要怎么过我们的生活呢？」他们告诉我们：「从现在开始。」有件事对我来说已经愈来愈清楚：能够在黑暗中看见是一个事实，虽然我并不能说已经全了解其所以然。我学习到人可以用眼睛和心智，透过光来看，也可以用身体其他部位，透过黑暗来看；我同时也学习到我们每一个人所能看到、了解到的比一切事物表面所呈现的要多许多。

这些事情将把我带向何处，当时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一直全心相信宇宙大能，我知道每件事都是本自圆满、本自俱足和完美的。我知道我只要耐心等待、敞开觉知，真理便会自我显化。

### 第三章向原始部落学习

考古学家一直无法找到人类共同语言的遗财，为什么呢？我相信那是因爲那个语言并不是一种用文字来说或写的语言，而是一种从我们心中所发出的声音。只有当人类再次把心打开，才会忆起这个语言，万物也才能再次重新连结。

当超灵力孩童的经验在我生命中发生之际，另一条与「在黑暗中看见」相通连的道路，也在这时串连了过来。起初这些关联都十分隐微，最终却同时指向一个重要的方向：我们内心深处的那个神秘空间。所有不可思议的影像都在这里产生，使超灵力的一孩子能够看见、知晓。逐渐的，世界各个角落的原始部落也一一出现，各自爲这个伟大的秘密提供了一小块拼图，也不断推动着我逐渐忆起自己的古老灵魂。很多原始部落的原住民告诉我，他们希望能够透过我，使这个高科技世界走向全球和平与环境平衡。

#### 澳洲原住民长老的支持

一九九〇年代中期，我应澳洲「鲸豚研讨会」之邀去做专题演讲。一抵达昆士兰，我就沉浸在大堡礁的宏伟美丽之中。大堡礁总长超过一千五百公里，真是个美丽的奇幻世界！

数以千计的人从世界各地来到这儿讨论海豚跟鲸鱼，当然也讨论和世界环境相关的其他主题(若人类不改变目前的生活方式，海豚、鲸鱼和很多生物就要逐渐绝种。那段时间我刚好在测试 R-2 机。最后发现，只要能够跟大地母亲连结，任何人都可以运用他/她自身的光体(即梅尔卡巴)来改变环境。我对这个概念非常兴奋，也很了解听衆的素质，所以轮到上台演讲时，就从非常个人的观点来谈论这个主题。我强调，一个人的思想和情绪可以创造他的外在世界，只要我们能在心中和大地母亲连结，一切都是可能的，包括用人类的光体来净化环境。

演讲结束后，我步下讲台，向教室后方走去，等待下一位演说者上



台。但是我在途中就被五、六个看起来象是原住民的长老拦住，指示我坐到他们的圈圈中。我不假思索，照做了。

这些长老让我坐在他们中间，告诉我，我是他们见到第一个能够说出他们所知真理的白人。他们告诉我，大地母亲爲他们提供了一切所需，生活完全不需要挣扎；他们也告诉我，这个世界是纯然的光，而人类的意识层次远比目前大多数白人所能了解的要宽广许多(他们认为白人是人类意识的突变，所以还像小婴孩一样，正在学习这个外在世界)。长老也告诉我，只要我同意，他们愿意在我的澳洲行程当中支持我。我当时其实并不很了解他们所谓的「支持」是什么意思，但是我欣然同意了——不管怎么说，他们确是我们的长辈。会后，我接着去了澳洲几个城市演讲，包括布里斯班、墨尔本跟雪梨，每次我开始演讲前，我都会朝听衆看去，然后就会看到这些长老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围成一圈，轻声吟唱。有些场次听衆超过一千人，但是这些长老的吟唱所发出的能量是如此强大，我几乎能够感受到歌声在整个房间里穿梭流动。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找到我的，甚或他们是如何旅行来到这些大城市的，因爲他们都没有车。但是不管多远，他们总是会在场。

记得离开「鲸豚研讨会」的小圈圈时，那些长老告诉我的最后一句话是：「你在创造的时候，要记得黑暗和心。」但在那个时候，这句话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特殊意义。

来自毛利人的祈祷威力

在我从澳洲回到美国不久，纽西兰原住民瓦塔哈毛利人的精神领袖麦基问我，是否能到我家拜访。他是透过美洲印第安人玛丽向我提出这个请求的。玛丽打电话给我，也答应开车把麦基载到我家。这件事听起来还满有趣的，虽然我一向跟这些人没什么接触，也完全不知道他要跟我谈什么，但也没有拒绝的理由。于是有一天，玛丽就开车把麦基和他几个助手带到我家。玛丽是印第安夏安部落的一个老祖母，是个很棒的人，那次之后我跟她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麦基也让人印象深刻，他大概有一五〇公斤重。他带来了部落中的一些年轻人，也带来许多他觉得这次拜访会用到的圣器。有些器具

大概超过四十五公斤，我不太记得到底是什么，只记得非常重，有些一个人还搬不动。

开始谈话前，这些圣器便一一安置在我们周围。我们的谈话很快就指向一个主题：这个世界的存活问题。身为现代世界的公民，我们必须再度忆起我们的古老智慧，才能继续存活下去。麦基明确指出，如果某些古老的沟通方式能够被忆起，将会改变我跟家人住在亚利桑纳州，几年后，正准备从瑟多纳搬到洞溪，我吃力地把一个又一个箱子搬上租来的货车(你简直无法想象我和克劳黛婚后新添了多少西，我们初次相遇时，她所拥有的只是一间屋子的必需品，我也是)。

正当我在货车和房子之间来回奔波，不断从家中把一箱又一箱物品搬到车上时，一个我从来没见过的年轻人向我走来，说：「嗨，你需要我帮忙把东西搬到车上吗？」这个年轻人看起来大概二十八岁，一口标准的加州腔，穿着蓝色的牛仔裤和干净的白T恤，脸上挂着大大的微笑。我心想他有可能是我以前住在加州的邻居，当时是小孩子，现在长大了。

现在这个世界中的每一件事。不知道为什么，我很清楚他在说什么，这是他此行要传达的主要讯息。我们大概交谈了四个多钟头，涵括很多不同的主题。离开之前他告诉我，他要派部落里的一个人来看我，希望我能等他。我不知道他这么做的理由，但是我立刻就同意了。

我告诉他：「不用了，我没问题，只剩下一点点点了。」事实上，我很需要他帮忙，但我不想要把重担强加在他的友善上头。他直直看着我的眼睛，真诚温柔地坚持着：「真的，反正我现在没事做，帮助你会让我很高兴。」我如何能拒绝这样的好意呢？所以我们就一起搬东西。过程中他没有说什么话，只专注在他的工作上。我们便在近乎静默的状态中，一起工作着。当东西全部搬到小货车上后，我谢谢他，并问他有什么我可以为他做的，他说：「没有，但是帮你把货车上的东西搬到你的新家的话，我会很高兴，可以吗？」我完

全无法相信有人会这般慷慨，便回答「喔，不必了，那真的太麻烦你了，不过还是谢谢你所做的一切。」再一次，这个年轻人又看进我的眼里，说：「请让我帮你，你会需要我的帮助的，我现在真的没什么事要做。真的，没问题的。」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好像以前就认识他，有点象是心灵兄弟之类的，所以我就同意了。「好吧，上来吧，但你真的是疯了！」

开到新家大概需要两个半小时，所以我有充分的时间来问他问题。在帮我搬箱子的时候，他几乎是完全沉默的，但现在他置身这部租来的老爷货车里，可无法继续保持沉默了。

当我们一驶离瑟多纳，我就问他是从哪里来的，我期待他回答「加州」。但是并没有，他回答：「纽西兰。」然后就没有再多做解释。我看着他，非常惊讶地说：「我以为你是从加州来的，你在加州已经住了一阵子了吧？」年轻人并没有回头看我，只淡淡回答：「嗯，没有，这是我第一次来美国，我大概是两周前到的。」

我听了立即把头转向他：「那你是在哪里学到这么完美的加州腔呢？」他的回答更吓了我一大跳，他说：「喔，我大概是一一周前开始学的，我的部落教我的。」我的好奇心立刻被勾起：「什么？你只花了不到一个月？」年轻人回答：「是的，这很容易。」

然后，我还来不及从他不可思议的回答中回过神，他便继续说：「你还记得麦基吗？是他派我来的。」我已经完全把麦基忘了，也忘了他说过要派一个人来找我的事；所以在这样完全不设防的情况下，我甚至无法回答：「傲是开玩笑的吧？」当然这么说也很荒谬，没有人可能会说他是被麦基派来的——除非他真的是。因为这件事除了我，没有别人知道。

我立刻了解到，我现在处在一个很特殊的灵性经验里，觉得身体的能量似乎也开始改变了。我转向他说：「你是怎么找到我的？」他的回答听起来很理所当然，「这很容易，我只是跟随我的心罢了。」他停顿了一会儿，继续说：「事实上呢，我必须先去霍皮族那里，我的部落跟霍皮族正在交换预言，我被选派到他们那里去；之后，

我就被指示来找你。所以先去了霍皮族那儿，我能告诉你在那边发生的事吗？」好像我会制止他似的！于是他跟我说了一个人不会相信的故事，但是如假包换，以下每一个字都是他亲口说的。他换了个姿势，略为转身面向我，开始说：「我是在深夜到达第三台地的，但是霍皮族似乎知道我要来，所以已经准备好我住的地方。第二天，他们把我带到庆典专用的地穴，我们就在完全的黑暗中待了三天三夜。若要传达简单的请求，他们会说西班牙语，我听得懂，但他们多半是透过内在的意象传达讯息给我，包括他们所揭示的预言，我也同时回应了我们族人对于未来的看法。第三天晚上，他们交给我一个陶罐，问我感觉怎么样。「其实，我一开始对这个陶罐没什么感觉，但连续抱了几小时后，一种了然突然像海浪般涌向我，影像一个接一个出现。我看到几百年前，我也是霍皮族一员，而我正是这个陶罐的制作者；我同时也想起，当时我如何刻意地把一个意象灌注在这陶罐里，让几百年之后的我能够忆起。

「在这些连续影像当中，我忆起了关于我自己和我在霍皮族生活时的一切，能够忆起这些事真是让人兴奋和讶异！我也瞬间忆起了如何说霍皮语，从那时候开始，我和霍皮族人就只说霍皮语了。这件事大概发生在三天以前。」

对这样的事，你能说什么呢？停了一会儿，我问他：「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们在交换的预言中看到了什么？」他看着我，似乎很想告诉我，却只回答：「很抱歉，我不允许跟任何人谈论我们的预言。」于是我们的交谈就慢慢转向他到达美国后的寻常经验。他觉得美国是个满特别的地方，以居住来说，我们都太远离自然和真实了，而电视这玩意儿，他认为是一种「头脑的自慰」。

我们很快就抵达目的地。当我把货车开上新房子的车道，他又再度变沉默，只是专注地卸下一箱又一箱东西。搬完所有箱子后，他问我，在我们回瑟多纳之前，能否允许他在我们的新家进行仪式。不久，这个仪式就为我们示现了祈祷的威力！特别是来自心的祈祷。我们新家的土地是近乎完美的五边形。我的毛利朋友问我，他能否在这五个角上祷告，我说当然可以。然后我们就一起走到房子的每

一个角落，他在每个角落诚心祈祷：「亲爱的上主，请聆听我为我的朋友德隆瓦洛所作的祈祷。」他祈请所有动物都能在这块土地上找到栖所、住在这里的所有人都健康快乐、不会受到伤害，而且没有任何人能把这块土地从我们身边抢走。当然，祈祷文里还有其他话语，不过这些是其中的精髓。

我们开车回瑟多纳之后，他看进我的眼睛，并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后就离开了，我从此没再见过他。我们搬进新家后，我太太跟我都注意到，各种各样的动物开始移民到这块土地上。我们的房子有一千坪大，其中一半盖了房子，剩下的地方并不是很大，但是有很多平常绝对不会靠近人类的动物，象是麋鹿、野猪、土狼之类的，都一起睡在房子的四周；事实上，土狼一般是睡在地里面的！而动物们就这么睡在一起，相隔不到三十公分。我们常开玩笑说这个毛利人的祈祷把这么多动物都带到我们的土地上，还包括数不清的各种蝎子、毒蛇、响尾蛇和毒蜥蜴，但这屋里却没有任何一个人曾被咬过或伤害过。

三年半后，我们打算搬家。原来这个家位在很不错的区域，所以房屋中介非常有信心，告诉我们房子在两周、最多三十天内一定会卖掉；但经过了一整年，数百个有兴趣的买家来看过，这间美丽的房子还是无法卖出去，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有天晚上，克劳黛从梦中醒来，对我说：「德隆瓦洛，记不记得那个毛利人曾说，没有人能把这块土地从我们手上抢走？喔，我们得破解这个祷告的力量，不然这房子怎么样都卖不掉了。」于是第二天，我们两个就一起走到这块土地的五角落，稍稍修改了毛利朋友的祷告词。房子五天后就卖掉了。

光体让原住民预言失准

当我有机会接触到高基族，我从原始部落的学习，除了灵性和人类潜能外，又往前迈进了一步。他们的教导为我开啓了「在黑暗中看见」的灵性概念。没有他们的协助，我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找到心的秘境。对他们无私的协助，我永远感激不尽。

在我刚完成美国马里兰州的「地/天工作坊」时，有个年轻的白人男子向我走来，告诉我他是来自南美哥伦比亚内华达山脉的高基族，他要替危地马拉的马雅族传递讯息给我。我听着他继续说，虽然我从来没听说过高基族的名字。他向我解释，为了躲避十六世纪西班牙宗教法庭的迫害，高基族

### 局基族

逃到内华达的圣玛尔塔山上，是少数残存的部落之一。因此他们与世隔绝，得以维持原来的文化和宗教信仰，即使到今天，他们仍然过着和一千多年前几乎完全一样的生活。

在他们的部落里，有一小群人被称作「嘛嘛」。高基人相信嘛嘛并不是人类，而是维持世界生态平衡的某一种地球意识。他们相信，要不是有嘛嘛，地球早就灭亡了。嘛嘛同时也是高基族的宗教领袖，正如耶稣被基督徒、穆罕默德被穆斯林所尊崇一样。根据这个年轻人的描述，嘛嘛在完全的黑暗中也能看见，他们藉由内在视野和大地之母(他们称之为「爱露娜」(Aluna))的连结，守护着世界。

非常有趣又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高基部落里，当一个小婴孩被认定为嘛嘛的候选人，便会被带到特别的地方接受特殊的训练和教导。在古时候，这个地方是完全黑暗的洞穴；现代这些小婴孩则被带到一个以自然材料建造、完全不透光的屋子内。在完全黑暗的环境里，这些小婴孩会被喂食白色食物；当他们慢慢长大，屋内便允许透入些许微光，让孩子不至于变瞎。这些小孩会接受最特殊的灵性训练。在长达九年的时间中，这些孩子会在完全的黑暗中学习不靠眼睛来看，就像世界上其他地区的超灵力孩童一样。满九岁时，孩子才会被带到阳光下，学习如何用眼睛来看。很难想象那将是一个怎样的经验！你能想象，如果到九岁才第一次睁开眼睛看这个神奇的世界，你会有什么感觉？

接着这个年轻人告诉我，他为什么会被派来见我。他说，这些高基嘛嘛就像霍皮族、毛利族或世上其他原始部落，不仅能看到世界的

任何地方，也能预见未来。他告诉我，在他们的历史中，高基嘛嘛对未来的预言从未失准。根据高基嘛嘛的预言，在一九九九年八月十一日，也就是二十世纪最后一个日蚀，我们这些高科技文化人类就会进入另一个地球意识次元，而把这个自然的地球留给原始部落(这让人联想到《圣经》里的话：「温柔的人将继承这个世界。」这个预言也非常像爱德加·凯西在《睡着的预言家》中说的：「在一九九八年的冬天，地球的南北极会产生位移，为地球带来巨大的变化。」很多新时代的人相信，这意指大部分人的意识将会进入四次元空间)。接着这位年轻人向我靠近了一些，好像要强调他即将要告诉我的话，悄悄在我耳边说道：「在一九九九年的八月十一日，这些高基嘛嘛看到我们这些高科技文化人类仍然存活在地球上，就进入深层静心中去看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事情并未按照他们所预言的那样发生。」

根据这位年轻人的说法，高基嘛嘛在完全的黑暗中看到地球表面各处出现了很多光，这是他们以前从来没见过的，所以他们进一步去探究光源；嘛嘛们发现，光是由一群已发现自己的光体(在远古时代被称作梅尔卡巴)的人们身上发出的。因此嘛嘛们相信，是这群人和他们的光体改变了历史的走向。

身为梅尔卡巴科学的教导者，我深知只要每个人都能忆起自己的梅尔卡巴，再加上适当的训练，就可以改变我们感知的外在世界。根据高基嘛嘛的说法，我们之中的某些人的确已经改变了外在的世界，创造了新的实相。这个现象，高基嘛嘛以前从来没有看过，因为它源自未来，而非过去。当然，如果这是真的，代表人类天生的潜能将会有进一步的展现(高基嘛嘛并不知道我们已经知道如何使用这项力)。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讯息。当我开始运用 R-2 机、接着用梅尔卡巴来净化空气污染时，美国空军曾经跟我联系。在私下的讨论中，他们向我透露过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其实我很多梅尔卡巴的学生告诉过我，他们启动梅尔卡巴时，常会发现周围布满多架黑色直升机(我自己也看过一次)，有时这些直升机会滞留好几周、甚至好几个月。有

一位美国空军上校告诉过我，一个人的梅尔卡巴能量盘开展时，会启动将近一万五千人的城市那样多的磁力脉冲；他们的卫星能够看到这个光体、并在美国空军的计算机荧幕上显现。当然多年以来，美国空军一直都对这件事保持高度关切，但现在他们逐渐了解这只是地球上新意识的觉醒。所以如果美国空军能够在计算机上看到梅尔卡巴能场，高基嘛嘛有什么理由看不到呢？

这个年轻人很纯真地看着我说：「高基嘛嘛希望你表达谢意，因为你教导了梅尔卡巴，并逐渐在改变这个世界。」然后他就交给我一个包裹，是用红色棉布包裹着的一盒菸草。他说这是高基嘛嘛给我的礼物，来表达他们的感谢。我完全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仪式，所以我快速环顾房间，从附近的花瓶中找到一朵红色玫瑰花，让年轻人拿回去作为回礼，这件事就到此暂告一个段落。

年轻人离开后，我思考了一下整件事，但因为我的生活中还有很多别的事情，所以很快就把高基人抛到脑后了，那时我也没料到以后还会再听到他们的消息。几个月后，在另一个工作坊结束时，同一个年轻人走向我，告诉我高基部落有讯息要给我。他说高基嘛嘛想跟我会面，并且教我一种「没有文字的语言」。他告诉我，对高基嘛嘛来说，到美国来是非常不寻常的事，因为他们之中只有三个人离开过哥伦比亚。如果我要求，他们会想办法来，不过他们更希望我能到内华达的桑玛尔塔跟他们会面。

我思考了一下，进入深度静心，询问我的两位天使，我是否该展开这个旅程。两位天使都立即允许，让我继续探寻这个经验。我睁开眼睛，简单回答：「是的，我想跟嘛嘛们会面。」

我可以选择进入哥伦比亚山区，或者要求嘛嘛们来找我。看着我明年一整年紧凑的行程，我问这位年轻人是否能请嘛嘛们来，他毫不迟疑地回答：「我会帮你转达。」然后就离开了。

在回家的飞机上，我稍微有点时间来想一下这件事，虽然我完全不知道高基嘛嘛要怎么来找我，但我相信这对他们不是问题。我就看过原始部落的原住民，在物质世界中以常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方式互动，以下就是一个例子：



位在新墨西哥州的陶斯部落，曾邀请我参加白人与原始部落间的创伤疗愈仪式。这个仪式将由陶斯部落的「美国印第安人教会」仙人掌教派来主持，而他们也敲定这个仪式将会在某一天、太阳升起的那一刻开始。

这一天到来，太阳正要从地平面升起时，三名惠乔族印第安巫医来到了仪式会场，要求参与典礼。他们穿着正式的庆典服装、头上插着羽毛、身上绘着印第安彩绘。

吉米是陶斯印第安仪式的筹办人，问他们：「你们是怎么知道这个仪式的？所有参加者都被告知不可以告诉其他人。」这三位访客说，他们正在墨西哥参加佩奥特仙人掌庆典，在灵视中看到我们在这儿举行仪式，他们的族长就决定派他们三个来参加。

这相当不可思议，因为他们住在离美国边境约五百多公里之外。穿越美国边境后，他们还要再行经五百公里，才能抵达陶斯普韦布洛，所以他们总共旅行了一千公里，途中居然没有任何人拦阻他们。他们必须越过里奥格兰德河、穿过高速公路，爬过铁栏杆，而他们居然能穿着正式庆典服装，在仪式开始前五分钟到达会场。生命和人类的潜能真是远比我们大多数人想象的大啊！因此，虽然我完全无法想象高基嘛嘛要怎么来美国，但还是耐心等着他们跟我联络。

跨越天涯的灵魂使者——来自哥伦比亚的女士

两、三个月后，有天我来到离墨西哥市不远的小城昆耶纳瓦卡，主持另一个「地/天工作坊」。现场有一百多名学员，其中约有二十人来自哥伦比亚。

这些哥伦比亚人当中有一位女士，大概四十出头，一直到我们的团体开始灵性舞蹈和吟唱的庆典之前，她和任何现代女人看起来并没有什么不同。这是一场「真的」庆典，意思是，在这个唱与跳的仪式中我们会感受到神的存在。庆典一开始，这位女士突然转了性，变得毫无拘束、原始奔放起来。她带着强烈的律动感，尽情舞动，完全沉浸在歌唱和音乐的旋律中，此刻的她看起来就完全不像普通现代女人了。

对我来说，看着她舞动是非常美妙的经验，但是其他哥伦比亚人显然对她的举动都觉得很不好意思。当这位女士在工作坊接下来的每一天，都不断以这种强烈的风格舞动时，其他的哥伦比亚人对她就愈来愈显现出不耐。

到第三天，当我们所有人又围成一个大圈，手牵着手开始吟唱灵性歌曲时，这位女士又以她不寻常的方式离开她的位子、来到圈圈中央，狂热奔放地舞动起来。差不多十五分钟后，这些哥伦比亚人再也按捺不住，就示意我过去阻止她。其实我并不真的想这么做，因为她的律动是如此的美妙。不过不管怎么样，基于对其他人的尊重，我就来到圆圈中央，想把这位女士带回到我们的活动中。

当我逐渐向她靠近，她的脸转向我，我才轻轻触碰到她的肩膀，她就开始围着我旋转。她透过我的眼睛笔直看进我的灵魂，然后她的身体就开始发出一种特殊的声音，音波不停环绕着我的身体，我立刻就发现我不在昆耶纳瓦卡的教室中了。我发现自己置身在一群小茅屋当中，有群原住民围绕着我，全都穿着白衣服，也全都看着我，感觉非常真实，我甚至还看到有一只狗跑过去。

然后我发现我已经不在自己的体内，而是在一个女性的身体之中。一种非常特别，我从来没有经验过的感觉像大浪般冲向我，这种感觉甚至有点类似性高潮，但它不是，我只能说这是一种非常、非常棒的感觉！当我正逐渐开始接受我周围的现实，我发现我又回到昆耶纳瓦卡的教室当中，看着这个奇异女人的眼睛。过去我从来没有这样的经验：噢，那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经验。

在那个当下，我只知道我想再经历一遍刚刚那个感觉，所以完全忘记了我团体领导者的身分、而我们正在团体吟唱当中，我就牵起这位女士的手，把她带到房间角落，让她坐下，看着她敞开的棕色眸子说：「妳能不能再做一遍？」

这位女士微笑着，又开始发出那个声音，于是我再次离开墨西哥的昆耶纳瓦卡、去了哥伦比亚。根据团体成员的说法(当然他们后来也都停止吟唱，开始看着我们)，差不多两个钟头，我都完全处在意识转变的状态。

当我跟这位女士在一起不久后，我就了解到一件事，而且一切对我来说都变得非常清楚。事实上，我在这个女人的体内飞到哥伦比亚的那段时间，有两位高基嘛嘛向我解释了发生的一切。他们说：「我们走下山来，到附近的另一个部落去拜访一位具有特殊能力的女士，我们问她能不能够帮我们去找你，她同意了。」

这位女士(名叫爱玛)表面上躺在圆形茅屋的稻草床上，她的灵魂却来到了山下，找到这位住在老式西班牙泥砖屋里的哥伦比亚女士。爱玛进入这位女士的体内(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得到允许)，将「参加我在墨西哥工作坊」这个意念放进这位女士的脑中，让爱玛得以透过她，来教我「没有文字的语言」。

更有趣的是，这位哥伦比亚女士没有钱，也没有护照、签证、出生证明或任何能证明身分的文件，当然也没有机票，但是她找到某种方式来到墨西哥、来到我的工作坊。显然有某个特殊的人帮她买了机票，而在我离开美国之前，天使也告诉我让她免上课，但是她仍然没有任何身分文件，那她是如何通过海关的呢？她是如何毫无困难地来回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的呢？我想唯一的答案就是，这一路上都没有人「看见」她吧？

我从爱玛发出的特殊声音中学到的，远超过高基嘛嘛带给我的空间转换经验，藉着这个新能力，我得以走在高基族的土地上，而且还是在在一个女人的身体中；周围环绕着许多嘛嘛巫医，我知道他们都知道在这个女人身体中的是我，所以这些巫医一个接一个靠近我的脸，并发出这种特殊的声音。每当他们发出这个特殊的声音，我就会立刻不见，到另一个现实中，在那儿他们开始教导我他们的历史、文化和宗教信仰。

在这个非常真实的经验结束后，我自然就了解了我所借用的这位女士的一切。我知道她的先生、她的三个孩子，就好像他们是我的家人一样。有两位老嘛嘛在整个过程中一直伴随在我身边，我也觉得我对他们也像自己的家人般了解。

这两位嘛嘛中，有一位叫贝纳多。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成为我的

导师。我觉得我好像重生、进入一个全新而不可思议的世界，过去我所知道的一切旧法则似乎都不适用了。我所熟知的旧世界，感觉起来更象是一场梦，而我现在经历的这个新世界才象是真的。

我和爱玛的学习过程，正如开始那样突然就结束了。我再度回到我在墨西哥的身体当中，主持着工作坊、谈论着一个在当时我以爲完全不相关的主题。

过了几周，我慢慢愈来愈了解我的新经验，并感恩地去接受高基嘛嘛教导我的方式。我学习到，这些声音其实并非是从头脑中靠思维和语言所发出，而是从心的神圣空间里发出的，是由梦境、感受和情绪所指挥(人的头脑和心都能产生影队，但只有心产生的影像才是真实的)。

这是人类头脑绝对无法想象的全新沟通方式。当我经验过这种「没有文字的语言」后，我不可能再和以前一样了。我对这其中所隐含的可能性，感到无比荣幸和兴奋。这种不透过文字的语言，不仅可用在人类之间，还能和所有生命形态沟通。高基嘛嘛告诉我，我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跟动物交谈，并透过这些经验来亲身了解动物。

### 与马合而爲一

我太太克劳黛在我们家旁边的空旷处养了三匹马。我一从墨西哥回来，就拉着她到屋外去看这些马。我已经在电话中告诉克劳黛我在这次工作坊跟爱玛学习的经验，所以我们都急于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我们到达马场时，看到这些马都懒洋洋地站在篱笆旁，彼此约相隔三十公尺，互不理睬。克劳黛准备喂牠们时，我慢慢朝马场中央走去。这三只马看起来都好像正在亚利桑纳州炎热干燥的太阳光下昏睡着。我悄悄从头脑慢慢滑进心，就像我被教导的那样，然后我觉得有个高频率的声音从我的身体中发出。我并没有发出任何声音，这个声音是从我体内自行发出的，接着我的内在视野中便出现了一只小雄马。

几乎是立刻，那三匹马就抬起头来，盯着我瞧，然后就像事先提示的一样，牠们同时快速朝我跑来。当它们一抵达我身边，便一把

脸凑向我，在几秒钟内我就被一群马包围了。牠们象是有暗号似的，同时低下头来靠近我，我几乎没有选择，也朝牠们凑过去。

于是在接下来的三十分钟内，我就变成了一匹马，和我的朋友交换着低哈和马嘶声。当下我的整个存在都似乎都被马群的影像所占据，我跟爱玛一起时所经验到的那种类似「性高潮」的感觉，再度像海浪般淹没了我。我无法明确形容，但那真的是我一生中最棒的经验之一。当我在跟这些马儿们交谈时，我全身都满溢着欢愉。

再一次，它就像开始那样突然结束了。但是我知道我已经彻底被改变了，我的马也是。从那一刻开始，我跟牠们的关系就不再只是人类和马，牠们变成我的亲人，这真是多大的一个礼物啊！就在那一刻，我也完全确定我在墨西哥的经验是真的。生命真的变得如此美好！

读过《圣经》的人，是否还记得巴别塔的故事？依据《圣经》记载，在巴别塔之前，整个世界只有一种共同语言，人和动物都说着这种语言；但是在巴别塔之后，上帝就用许多种语言将我们分开，人类因为无法相互沟通了解而更加疏离。但是不管怎么样，考古学家在世界的任何角落却一直无法找到有关此共同语言的遗迹，为什么呢？

我相信那是因为那个语言并不是用文字来说或写的语言，而是一种从我们心中所发出的声音。只有当人类再次把心打开，才会忆起这个语言，万物也才能再次重新连结——不仅是人和人或人和动物之间，而是宇宙中所有生命都将再度藉此重新连结。

带领他人进入心的神圣空间

在这次经验约两周后，我在东岸进行另一次「地\天工作坊」时，我跟高基嘛嘛学到的经验还占据在我心中。协助我们安排这次工作坊的助教，仔细聆听了我关于「心的神圣空间」的叙述后，再也忍不住，问我：「你能够显示给我看吗？」

一开始我很迟疑，因为我知道大部分人心中都还有很多情绪垃圾和自我限制，所以对很多人来说，离开头脑会是很可怕的。但因为

如此坚持，我同意试试，并不期望有任何事情发生。

我们面对彼此盘腿而坐，开始了简单的静心。我们关照着我们的呼吸，尝试放松而不预设期待。然后正如高基嘛嘛所显示给我看的，我的灵魂离开了我的头脑、进入了心，而几乎是立刻，那个奇特的声音频率就从我的身体里发出了，接着影像便开始在我的内在视野中显现。

我发现自己在一条潮湿、绿色的亚马孙河之外，在我的左边是棵丛林巨树，这棵树的枝桠非常巨硕，几乎跟大地平行、向外延伸超过六公尺。我看到我的灵魂在离地约两公尺处往下看，看到了一只很大的美洲狮正快速向前走、跳上一根大树枝，开始在上头走台步似地一直走到树梢，再从那儿敏捷地跳到地上，继续沿着河边往前走。不久我就回到教室，跟工作坊的助教坐在一起。我睁开眼睛，发现她也同时睁开眼睛。我看着她问她，刚才有没有体验到什么，当然不抱任何期待。然而，事情完全出乎我意料，她详细描述了我刚才所经历的一切，包括非常细微的细节。我真是完全无法置信，居然行得通！这位助教几乎不给我任何时间思考，非常兴奋地催促我再做一遍，她让我想起自己第一次跟爱玛的经验——当爱玛向我发出那个奇怪声音的时候。

于是我们再次闭上眼睛，不久就有另一个声音从我体内发出，我很快就发现我在那个哥伦比亚女士房子的上方，正往下看着她，睡在她的床上。那是凌晨，她的房子很老旧，是由晒干的泥砖砌成的。爱玛的灵魂从这位哥伦比亚女士的身体中翻转而出、往上升，与我在屋顶上合而为一，然后我们就一起穿过右边的墙来到外头。

我们上升到半空中，看到整个丛林在我们之下，高高低低的山脉横陈着。接着我们就像喷射机一样，快速穿过大树顶端，往山中飞去。我们保持离树梢约三十公尺的高度，沿着不断往上延伸的山脉边缘不停向上飞去。接着我们穿过山脊来到山谷，许多茅草屋错落其中。我们直接飞向中间的茅草屋、穿过墙壁来到稻草床上(高基族和其他高山部落的原住民一般都睡在手工编织的吊床上，但部落里的人担心把不在正常意识状态中的嘛嘛独自留在吊床上太久会有危险，便

让她睡在床上)。

当我们再度翻滚进哥伦比亚女士的体内，她就醒过来了。家人围绕着她、她的三个孩子跑过来，非常高兴地叫着她的名字、拥抱着她、爲她的归来欢呼。最小的孩子大概只有一岁，立即奔向她、找到她左边的乳房就开始吸吮，她先生跟另外两位老嘛嘛站在旁边。我看着他们，他们也同时向我打招呼，然后这个经验就结束了。

我再度回到美国东岸的教室中，和我工作坊的助教在一起，我们又同时睁开眼睛。不用我开口，她就开始详细描述此行的经验。其中有一点我至今仍未明白：她说她看到爱玛的身体从哥伦比亚女士的体内浮出来时，变成了一只小虫！谁知道，或许这和她的信念系统有关？除了这一点，她的经验和我完全相同。

我的兴奋无法以言语来形容。心的神圣空间的存在已毫无疑问。这个经验代表人的心有无限潜力来改变人类的命运，使人类不致灭亡。高基嘛嘛希望我做的，就是教导或传达这种能力给别人。爲什么？因爲身爲世界平衡的守护者，高基嘛嘛相信，只要能在心中忆起我们的实相和真实身分，我们就不会再无意识地继续用科技来残害地球。我相信他们是对的。

接下来的两周，高基嘛嘛每天都出现在我的梦中，持续一整夜。他们继续以我能了解的方式教导我，并揭露有关他们世界的种种。很显然，他们要我去传布这些讯息给全世界的科技文明。

后来我终于有机会真正见到这些高基族原住民，不过我并没有发现什么他们还没有教导我的东西。他们只建议了我一些教导别人的方法，其中有些我已采用，有些则难以适用。譬如，他们说如果我的学生可以待在完全黑暗之处，九天九夜不吃不睡，就能进入心的神圣空间。这或许是真的，现代社会却很难做到。我以个人的经验爲指引，最后找到了两个可行的替代方法，我会在后续的章节和大家分享。

## 第四章心的神圣空间

「心的神圣空间」有时称为「心之密室」，是一个没有时间性的意识空间。全世界的古老文献与口述传统，都提过人类心中的这个特殊秘境……当你一听到振动频率，就用真实的声音去跟随这个内在声音重复吟唱。你将能轻易而快速地把觉知从头脑移到心。这个振动频率会领你直接进入心的神圣空间。

### 心之密室与心脏的脑

「心的神圣空间」有时称为「心之密室」，是一个没有时间性的意识空间。在那儿，当下此刻一切都

是可能的。全世界的古老文献与口述传统，都提过人类心中的这个特殊秘境，本书开头引自《奥义书》的诗文就是一例，另一个例子便是犹太经典中提到的「心之密室」。

现在，科学家似乎也开始谨慎地研究这个领域了。位于加州博德溪、隶属史丹佛大学的「心灵科技学院」便发现了一些有趣的新资料。这些资料可能不太好理解，不过头脑愿意合作的时候，心通常都会回应。

生物界一直存在着一个悖论：婴儿被孕育时，在大脑形成之前，心



脏就已经开始跳动了。因此很多医生都很纳闷，到底人的智能是从何而来的呢？是什么在调节心的律动呢？心灵科技学院的科学家发现，其实心脏也有脑——是的，有着脑细胞、货真价实的那种脑。它非常小，大概只有四万个细胞，但确实是真的脑，而且显然心脏就只需要这么大的脑。这对医学界而言是一项惊人的发现，也为几世纪以来不断被谈论或书写的「心的智慧」增添了不少可信度。

### 心的超环面能场

除此之外，心灵科技学院的科学家还有一项更重大的发现：他们已经证实，在人类的器官当中(包括我们头壳中的大脑)，心脏的能场最为强大。他们发现心脏产生的能场有一道中轴贯穿其中，直径约二至三公尺，看起来就象是甜甜圈形的螺旋环纹曲面——这形状一向被公认为是宇宙中最独特、最重要的原型。

读过《生命之花的灵性法则》一、二册的读者，对上述心脏的超环面能场应该很熟悉。在麦达昶立方中，你会发现五个彼此兼容的柏拉图多面体。在每一个多面体之中，都包含了一个比自身更小的多面体——也就是立方体中的立方体、八面体中的八面体等，以此类推。

心的神圣空间之外的超环面能场也一样，里头也包含了另一个比它小一点的超环面能场，两者环绕着同一个轴心，就像麦达昶立方中那五个柏拉图多面体一样。我在这个超环面能场中发现了两件非常重要的事：第一，它可作为进入心之秘室的入口(至于如何进入，我会在后面谈到)；第二是关于里头的小超环面能场，不过现在还不适合说明，等之后谈到如何从心中进行创造的过程时，我会再解释。心的神圣空间的样貌，也很像以上所描述的样子。你会看到，在心的神圣空间之中，独立存在着一个更小的神圣空间，有自己独特的功能。心脏外科医生发现的另一个讯息，很可能跟我们现在谈的主体有关，但我目前还无法衡量其重要性。他们发现，每个人的心脏里都有一个小小的地方，绝不能被碰触，否则病人就会立刻死亡，回天乏术。不管这个小地方的功能是什么，对人的生命来说显然十

分重要。

我相信，超环面能场是由神圣空间所创造并穿越之处。但我还是不太明白，所谓的「心脏的脑」和「一碰触就会立刻死亡的点」究竟是什么。若是你了解或发现两者间的关联，请让我知道。

### 研究并教导「从心生活」的智慧

一九九九年底，我就开始研究并主持「从心生活」工作坊。在写这本书时，已经累积超过四千名学员的经验。我学到很多，至今仍然在学习当中。我相信本书之后会继续有更多进展，因为我们对这些从心内产生的影像，其实都还只停留在初步的了解。

以下就是我现在所学习到的，但我想先声明：截至目前为止，我所知道的都是来自我个人的直接体验或我学生的体验。当我们在经验某些事情时，常常会有很长一段时间并不是很了解那些经验的内涵。我想说的是，有时某件事在当时我认为那样，一段时间之后，我自己也可能会改变看法。所以你必须要跟随心，而且忠于你自己；如果本书有任何部分对你来说是不可行的，就跳过。我相信每一个人都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找到心的神圣空间。

在我主持「从心生活」工作坊的前两年，我发现在参加者当中，我可以触动到大概一半的人；也就是说约有一半的参与者，可以完全「接收」我要传达的东西；对另外一半的参与者来说，我所说的也可能会完全超出他们的心智程度。因此，我之后会在工作坊一开始，就先预告这个状况。也就是说，大概有一半的学员会经验到心的神圣空间，他们的生命也会因此而改变，但也会有一半的学员在工作坊中没有经验到任何东西。我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不断思索这个问题。根据数百个在我的工作坊中没有找到心的神圣空间的学员的反馈，主要原因似乎是出自他们的情绪体。如果一个人在他的生命过程中遭受过较大的创伤，在他们尝试进入心的神圣空间时，他们会再度感受到痛苦，想要立即离开。因此这可能意味着，在你开始这些练习之前，得先透过谘商或其他方法来清理你

情绪体中的杂质。而那些释放掉内在强烈负面情绪的人(不论透过什么方法),总是能找到方法进入,且只感到一点、甚至完全没有不适感。一旦进去后,即使只是十五分钟,刚开始阻止他们进入的障碍,似乎也会开始消融,再进入也多半没有问题。

我碰到的另一个问题是,每个人「看」的方式都不同。有些人透过内在视野来看,以意象或梦境来呈现;其他人可能是透过声音和听觉,来感知内在世界;也有一些人是用其他感官(如嗅觉、味觉等)来感知。所以有时因为事先预设了立场,认为这些经验「应该」以什么方式发生,反而会变成阻碍。以下我就用一个小故事来说明:有对夫妇来参加最近的一个工作坊,其中太太成功进入了心的神圣空间,因此工作坊结束回家后,丈夫觉得自己很失败(虽然我事先已经为学员做好了心理准备,但你可以想象,如果你是属于那群没有感觉到任何东西的学员,还是会觉得很失望)。同样的,这个先生因为这样,对太太说:「大家都进入静心的时候,我什么感觉也没有,我觉得糟透了,什么也没看见,但我必须承认,德隆瓦洛放的那张有很多海豚跟鲸鱼的 CD,真是棒透了,我几乎能感觉海水在我周围流动呢。」没想到,他太太告诉他:「德隆瓦洛并没有放任何 CD 啊!」事实上,在整个静心过程中,并没有任何音乐。这位先生不相信太太,便去问另一位学员,这位同学确认在静心过程中并没有放音乐,更没有播放有海豚跟鲸鱼声音的 CD。这位先生是名音乐家,因此这就是他看的方式。他期待可以在内在视野中看到什么,但其实他是「用耳朵来看」的。

我逐渐发现,很多人自认为他们在工作坊里没有感受到任何特殊经验,可能只是这些经验没有照他们预期的方式呈现,就认为他们完全失败了。

#### 心的振动频率——回到心的神圣空间的简单方法

我在进入心的神圣空间时,首先注意到的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振动频率。它显然不是心跳,因为这声响是连续不断的,有点像我们发「om」这个音时的感觉,但也不完全相同(在我进入埃及大金字塔的国王秘室的两次经验中,都体验到这种象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振动频率,甚

至我在碰触几个石头时也是。我跟很多有类似经验的人谈过，我相信这个频率跟心内产生的振动频率是非常类似的)。

因此当你进入心的神圣空间，我希望你试着去做的第一件事是：你|听到心的振动频率时，便用真实的声音去跟随这个内在声音重复吟唱。不必唱得很完美，只要尽可能接近，因为这样做会将你内心的世界跟外在头脑的世界连结起来。

我太太曾跟随耶路撒冷的柯蕾女士学习以色列关于「心」的古老教导，教导中也重申这么做的重要性——在看过这么多人进入内在空间的例子后，我亦十分同意。这么做，心里的低吟振动便能在外在的物质世界中落实，同时还具备另一项重要功能：协助我们再回去。在经验过心的神圣空间、并且想再回去时，轻轻哼这个声音，就能够轻易而快速地调频你的心，同时帮你把觉知从头脑移到心。这个振动会领你直接进入心的神圣空间，而且以后回去会愈来愈容易。最后，只需要两到三秒钟的时间，你就能从头脑转换到心。

### 我在心之祕室的亲身经历

在开始之前，我希望你了解，你的经验跟我的可能完全不同，甚至根本没有相同之处。虽然任何两个人的经验，都会有一些相似性，但就像雪花一样，每个人都是独特的。请不要预设立场，若你能像孩子带着开放的眼睛和感知，便能更容易、更直接地进入这个经验。让我先分享一下我个人的经验，你可当作参考，但不要视之为定律。

### 我的洞穴

在一九八〇年代中期，有次我在梅尔卡巴(人类光体)之内静心时，突然发现自己置身一个石穴中，感觉全然真实。洞穴另一头呈圆拱状，里面空无一物，除了一个高约四公尺，直径约两公尺的圆形小石台，里面全是纯白色的硅砂。洞穴左侧的墙上大概有二十张人像照，似乎是嵌在石头里。那些人我一个都不认识，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些照片会在这里。

对面的墙上，有个宽约四公尺、高约五公尺的天然开口，有道白色光墙将它遮住了。我直觉地知道，不管这光墙后面的东西是什么，那正是我一直想要隐

藏的东西；我也知道-是我自己创造了这面光墙，却不了解为什么。我在洞穴里「走动」时，每一件东西看起来都似曾相识，但又觉得我是第一次来到这里。在洞穴尽处，有道楼梯从石壁中显现，一直向下蜿蜒到另一层楼。于是我沿阶来到楼下，发现这里充满了绿光，却完全没有阴影，彷彿这些光是来自虚空（我看见很多房间被封住，大概有几百间。我的内在指引告诉我，这是我生命中稍晚才要发掘的经验，所以我又回到了楼上的房间。

虽非刻意，我却发现我会不断在静心中回到这个洞穴。差不多每隔两周，我就会回来。每次回来都跟上次差不多，直到离我初次来到约一年后，才有新的东西出现。

那天我像往常一样盘着腿、坐在铺满硅砂的圆形石台上，面对着石墙（我发现，我一进入这个空间通常就无法出去，除非到静心自然结束为止。所以我都会爬上圆形石台、坐在硅砂上，因为那些砂看起来非常舒服），突然察觉到很棒的振动，似乎是从洞穴各个角落同时发出，但只要我踏出平台，振动的音频就会降低。试过几次后，我就清楚知道，除了这里，整个洞穴的波频都是一样的。波频的不同，显示了这个小台子的特殊性，而且我总是会不由自主受到吸引，在上头静心数小时。不过那时我还不知道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有一天，我又坐在上头静心，看着对面的石墙，我突然发现石墙开始变透明了。我非常惊讶，就用手去触碰那块透明的区域，居然发现我的手穿出了石墙之外。我非常兴奋，整个身体往前倾、超出小台子之外，尽可能把手伸出石墙。接着我就发现，我整个身体也都穿出了石墙，来到了墙外。外面的世界看起来象是行星的表面，而这里刚好是一座高山侧面的裂口。我从裂口中爬了出来，四下观望了一番。当时是晚上，我看到天空满布我熟悉的星星，却没有看到其他生命形式，举目所见都是石头，甚至连泥土也没有。几分钟后，

我决定再爬回裂口，试着回到洞穴中。可是我发现没办法，到处都只有坚硬的石墙，我不知该怎么办。我记得当时还真觉得有点害怕。我在这片看起来很难穿越的石墙外站了好一会儿，突然想起小台上的振动频率；我一发出同样的声音，音波快速穿透我整个身体，坚硬的石墙也在此时变为透明。我快速穿过石墙，回到洞穴中的小台子上。每当我这样做，我都无法相信是真的，但一切看起来是那么真实。

自从我发现这个技巧后，大概有一年，我都会试着穿越石墙来到洞穴外，做一趟长长的探险散步。周遭的环境看起来真的就像我平常在地球上感受到的真实世界，至少我没办法看出有任何不同。我能够感觉到自己的呼吸，当我触摸那些石头，触感就和现实世界里一模一样。每件东西都完全相同，除了那个从来没有停止过的振动，以及周围没有阴影的光。

那时我跟某个美洲原住民家庭住在新墨西哥州陶斯外侧的沙漠高原上，我的家就是白色印第安传统帐篷、外加一辆一九五七年的雪佛兰老校车，帐篷就搭在校车旁边。大概有两年半的时间，我就生活在这里。

在某个漆黑苦寒的暴风雪夜晚，校车门上传来轻轻的敲门声。我非常惊讶，这时候会有谁会来拜访我呢？外面正刮着狂烈的暴风雪，而我离最近的柏油路至少有两公里。打开车门，我发现是个年轻的女孩，大概二十岁，几乎快冻僵了。她问我能不能暂住，我当然答应了，并邀她入内。

当她脱掉头上的斗篷、让我清楚看到她的脸孔时，我有种近乎颤栗的似曾相识感。我无法立即想起到底是在哪里见过她，便开始问她所有我们可能碰过的地方。就在一瞬间，我想起来了，她是我洞穴里第一张照片上的人！因此一有机会，我立即进入静心、来到我的洞穴中。果不其然，第一张正是她的照片，一直在那儿，在那面墙上！这女孩跟我一起住了大概一年，她告诉我很多事情，对我的灵性生命有很大的影响。

接下来的几年，这些在墙上照片里的人一个接一个进入我的生活，爲我带来不同的讯息和经验，直到今天，对我来说都是无比珍贵的讯息和经验。不过，我第一次遇见这个年轻女孩时，完全不知道这个洞穴到底意味着什么，爲什么我在静心中总是会不由自主回到其中。我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个洞穴对我来到地球的目的，应该具有很重大的意义。

### 忆起回家之路

在我的洞穴中，那道被光墙覆盖、高达五公尺的开口好几年都没改变——直到一〇〇二年一月，当时我正在德国主持「从心生活」工作坊。当我的团体成员第一次进入心的神圣空间，我也在静心中进入了我的神圣空间。

### 那块特殊的石头

一如往常，我发现自己在洞穴中。那时我已经了解，这个地方是在我的心内。但这次我走向光墙，第一次发现，本来一直被不透明的光所覆盖的开口，开始变得有点透明了。我很兴奋，因爲这件事从没发生过，我很想知道接着会发生什么。

当学员从神圣空间的静心中回来后，我让他们休息半小时。在我走回休息室时，一位女士向我走来，告诉我她有个礼物要给我。她说，有天她在希腊的沙滩上散步，脑中没特别想什么事，只是单纯欣赏海边的美丽风光；她不经意往下看时，看到沙地上躺着一个非常特殊的石头，捡起石头的同时，这个石头告诉她：「把我带给德隆瓦洛。」当然她就照办了。这位女士把石头包在布里，所以她拿给我的时候，我并没有看到石头的样子。谢过这位女士后，我把石头带回休息室。我一打开，整个人就吓呆了。我从来没看过这样的石头，甚至没看过类似的东西，它看起来就象是来自外星球。

我迫不及待就把石头放在第三眼的位置，开始静心，不过也没什么预设法。我发现自己又来到洞穴中、站在那面光墙前，很快的，那面光墙就消失了：我终于能看到我好奇多年的开口后方，究竟有

些什么。

开口后方是一片美丽的天空，我看到猎户座腰带的三颗星星发出光彩夺目的光芒；突然，一道光亮无比的螺旋状金光从猎户座中间那颗星的周围发射出来，快速扩展、直到把我整个身体都包裹在金色光芒之中。就在那个当下，我忆起了在我离开十三次元空间时，我的父亲告诉我要如何来到地球的所有事情，然而却一直到现在，我才忆起如何再找到回家的路！能够忆起这么多我刻意忘掉的事，我觉得非常快乐，同时也非常害怕，难道这意谓着我即将要离开地球、回到天家了吗？

这时，我的一位守护天使出现，向我保证，我并没有要离开地球，而那个螺旋状金光是为我开启的另一种沟通方式，将来我会用到、并对我未来的生命具有重大的意义。忆起灵魂的移动还有另一个重要目的，我不久就了解了。

当我从静心中出来，这块特殊的石仍被我握在两眉之间，我开始大哭。刚才我所经验到的和我的父亲的再度连结，对我的情绪是极大的释放。当我回到教室、准备上课，刚才那位女士又快步走向我，说：「喔，我忘了，刚才我交给你石头的时候，并没有把全部的讯息都说完。事实上石头是说：『把我交给德隆瓦洛，我能够帮助他忆起回家之路。』」我完全说不出话来，只是紧紧抱着她、从内心深处感谢她。生命是多么奇妙啊！

现在回想，我并未完全了解在梅尔卡巴静心时所进入的洞穴和我的内心神圣空间之间的关联，直到我碰到哥伦比亚的高基族人，是他们帮助我阐明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为此，我深深感谢他们。

原本的小沙台变成大浴缸，洁净的水满溢而出

时间是什么？

现在，这神奇的魔术才真正要开始……在二〇〇二年另一个「从心



生活」工作坊中，我在静心时再次

进入那个神圣的空间，和往常一样，我坐到那个特别的圆形台子上开始静心。但在这次静心中，我看到有水从圆台中央慢慢涌出，注满整个台子，就像浴缸一样。然后我看到圆形台子里的水开始溢出，流过洞穴地板，一直流到洞穴另一头，消失在地板和石墙之间。

我一面看一面觉得很好玩，我没想过会这样，也有点困惑。我就一直站在那里看着水流，不知道要做什么，也不知道这些事的意义。突然间，缸里的水波跃起、超出石台约半公尺，便向外倾泄而出，慢慢汇集成一条小河，向墙边流去；石墙和地板间的裂缝也愈变愈大，以容纳这丰沛的水量。

水流量持续不断增加，直到几乎带有危险性了，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所以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只是站在那里，看着一层层小瀑布般的喷泉向外涌出，心想：「喔，上帝，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站了一会儿，完全不知所措，带着些许困惑离开静心。

第二天上课时，我再次进入心内的洞穴，经历了一个非常特殊的经验，从此改变了我的静心。昨天那道巨大的水流还是继续流着，不过似乎有慢慢缓和下来的趋势，只是一直保持持续而大量的流量；圆形小台子的壁缘也愈变愈高，差不多有一公尺，整个小台子看起来就象是浴缸。

我很想进入我的内在神圣空间，却仍犹疑踟蹰，不知是否该这样做。最后，我决定还是跟平常一样进去里面，便爬进了这个充满涡旋水流的浴缸。里面的水是凉的，很舒服，大概接近室温，非常干净而透明。我浸泡在舒服的水中，开始静心。我微张着眼睛看着前方的石墙，发现石墙像以前那样又慢慢变成透明。我就跟随着愈来愈强烈的冲动，穿出了石墙。

爬出行星表面的缺口后，我被出现在眼前的景象震慑住了。这个「想象中」的行星不再是个不毛之地，所见之处都长满了茂盛的植物，像一片丛林般从我所在之地朝各个方向延伸出去，直至地平线。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在这个想法出现的同时，我内在空间那个水流的意象出现了，于是

我就明白了，是那丰沛的水流给了这个行星生命。可是这些植物看起来都已经这么成熟了，难道这个世界的时间和我所知的不同？我心中充满了疑问。

经过长时间的思索和敬畏，我又回我的内在空间，并再度回到教室的身体中。回到物质世界后，我也花了好几天来思索这段经验到底代表什么呢？我的内在指引天使也只是旁观，让我自己一个人苦思答案。

神圣空间经验包罗万象，独一无二

我听过上千个人进入心的神圣空间的经验，很显然在那里的意象比较像梦，而不像固定且有结构性的现实世界。每个人的内在经验都不同•当你进入你的内在空间，不要预设期待，要像个孩子带着敞开的心，那么你的经验一定会是非常独特的。以下列举一些学员的经验，能呈现心的神圣空间是多么包罗万象。

「当我造入我的神圣空间，我请求神圣空间被光充满，几乎立刻就发生了。这使我非常高兴，因为通常不管我祈求什么，几乎都不会实现。这种光很柔和、闪闪发亮，不像家中的光线那么亮。我朝四周看了看，发现我在一座非常精雕细琢的古埃及大寺庙中，只是这些寺庙的石墙似乎也接上了电，不断发出光来。石墙上写满了象形文字，当我凑上前去看，那些文字竟栩栩如生跳起舞来。在这些文字当中，其中一行大概由二十个象形字所组成，对我来说却深具意义。我无法告诉你上头说的是什么，但我内心却完全了解它的意思。于是，我开始哭了起来。」

「我转过身来，看到很高的一道门，我穿过门后，进入另一个房间，里面坐着一个极其美丽的王室女人，乌黑的秀发、黑色的眼睛、穿着金色的长袍，看起来象是埃及人。她牵起我的手，一语不发带着我造入一个狭小简朴的房间。之后，她就不见了。我立即知道，我正在我的内在神圣空间，我非常确定。」

「突然间，这个房间变形了，不断扩大到一公里宽，仍然持续扩大，

然后墙就整片不见了。我知道，我是在一个非常深阔的空间里，接着就听到你叫我们回来了。」另一个年轻人，说他一开始完全不期待有任何事情发生，因為在他的经验里，从来没有任何事发生过。他也和我们分享了以下的经验：

「当我祈求光，什么也没发生，所以我就按照老师建议，试试看能不能靠感官来找到方位。不知道为什么，我似乎知道我在哪里，每件东西都感觉熟悉。

我往左转，慢慢的，几乎象是印象派的昼一样，我可以隐约看到某些东西的轮廓，看起来离我很近。然后我慢慢能够看清一些东西的形状，而且愈来愈清楚，直到我发现自己在一个只有光的世界中——我的意思是，没有什么东西是实质的，比较象是全像图。接着这些光开始移动，形成各种几何图形，我觉得自己也在移动，跟随其中一道光流来到它的源头。周遭是如此美丽，快速移动的感觉也让我非常兴奋。

我可以看到有个不知是什么的东西一直快速把我朝前方某处推去；几乎来自全宇宙的光都同时朝那个地方照过去。现在这里的规模和宏伟程度，已经差不多跟银河星系一样了，我觉得自己就像一粒小小的微尘。就在我像水星一样快速朝光之源漂流而去时，我知道自己回家了——真正的家！我也知道，我曾经来过这里。而在那个宏伟的光源中心，是注满活水的圆球。在我正要滑进这个充满活水的圆球时，你就叫我们回来了。我知道我一定还要再回去，我不想要这个经验终止。我不想回来，在那儿，我觉得充满了生命力。」

这样的故事一个接一个，每个都不同，都带着非常个人的色彩。在听过几百个这样的故事后，对我来说，有件事变得很清楚：在我们的心中有另一个实相，而这个实相和我们由头脑架构出来并生活于其中的实相同等重要——或者，也许更重要。

无法进入的原因——创伤、恐惧与执着

為什麼有些人进不去内在的神圣空间，或者即使他们已经找到这个地方，却觉得有股巨大的压力迫使他们赶快离开。我花了约两年来倾听无法进入的学员的故事，才逐渐明白箇中原因。

正如我先前提过的，有过重大情感创伤的人，特别是曾在爱或关系上有过巨大负面经验的人，当他们进入心的神圣空间，通常会重新经验到那些伤痛，那感觉是如此强烈，使他们必须立刻离开。这大概是最普遍的一种障碍。另一种障碍是来自恐惧——对于未知的恐惧。有些人进入这个空间后，发现影像是那么真实，恐惧便抓住他们，将他们快速推走。我发现在这样的情形下，若有人能让这个静心者留在原地稍微久一点，恐惧通常会自行离开，然后他就会觉得一切都很好。但问题是，要如何让一个人安住原地，久到足以让恐惧自我消融？

第三种阻碍，也是我先前提过的，如果人们执意要以某种方式来「看」，却不了解他们其实是用别的感官来「看」——包括用听的、用触摸的、用闻的，甚至用尝的。

正如我在本章开头提过的，我通常够触动到半数学员的心。到了二〇〇二年一月，我对阻碍人们回到心的神圣空间的问题有了更透彻的了解，当时在德国工作坊的一八〇个学员中，便有一七四个人能够进入心的神圣空间。我们仍然持续在学习和忆起当中。

## 第五章天地合一呼吸

天地合一呼吸是为了和神共同创造，来协助生命循环达到平衡，它为我们开启了一扇通往忆起神、进入心的神圣空间之门。这个意识状态是完成生命所有循环的唯一所需，是进入生命所有神圣仪式的门口。

许多原始部落的原住民都教导我同一件事：在庆典开始前，我们必须先后用爱连结大地之母与天父，并透过这个过程与伟大的圣灵或

神合一。因此在进入心的神圣空间之前，我们也必须这么做，否则这个神圣空间会十分难以捉摸。

起初我是在一九八一年、从雷纳。(Jimmy Reyna)那儿学到这个教导的，他是我在陶斯印第安部落认识的其中一位心灵导师。他教我的还是比较基本而朴实的一套方法，接着我又从奎亚瑜伽传统的一位伟大灵性老师身上学到更精致的表达。当时适逢一九九四年乔治亚州杰克尔岛的「太阳之心」庆典，我正准备上台，在这之前已经有好几位灵性老师轮流上台，带领听眾做高灵连结，而我是下一个。

我独自坐在讲台后方房间里的静心祭坛前。有人已经在祭坛上点了一根蜡烛，还放了「自我实现团契」灵性导师的照片，包括克里希那、耶稣、巴巴吉、拉希里·玛哈希、圣尤地斯瓦尔、尤迦南达等上师。我知道轮到我上台时，会有人来叫我，而且我已经准备好稍后要讲的内容，所以刚好有一个空档，我就决定把自己归于中心。对我来说，归于中心最好的方法就是静心。

我先向祭坛上多位灵性导师表达敬意，接着就闭上眼睛静心。我周围的世界慢慢消失在远方……随着静心能量增加，我看到一个意象：它不仅改变了我当晚跟在场听眾分享的内容，也改变了我灵性世界里的每一件事。我静心不久后，圣尤地斯瓦尔尊贵的面容，出现在我面前。我和圣尤地斯瓦尔的弟子尤迦南达上师很亲近，但我从来没想到过圣尤地斯瓦尔本人，而现在，他居然就在这。

### 天地合一呼吸

圣尤地斯瓦尔直接就切入了正题，我也将这么做。他告诉我，印度人在接近神之前，都会先把心和心智准备到某种状态。关于如何带着觉知去和神性连结，与神合一，他也给了我明确的指导。以下就是他告诉我的。

### 圣尤地斯瓦尔

「你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但是我会设置一个祭坛、上面点一根蜡烛，来集中我的注意力。我会感知所有导师的存在，和他们一起进入天地合一的呼吸中。」

#### 和神圣母亲连结

「首先，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个地球上你觉得最美丽的地方。它可以是任何地方——可以是满是绿荫的高山，也可以是湖泊和河流，甚至是干燥、荒无人烟的沙漠。不管任何地方，只要你认为它是美丽的，而且要在你的观想中，尽可能去看到那个地方的所有细节。

「如果你认为最美的地方是高山，你就要去看到在山间飘流、像波浪般的白色云朵，看到森林中的树正随风起舞，看到许许多多的动物，象是麋鹿、小兔子和小松鼠等等。再往下看，你会看到清澈的小溪流过，然后开始感受你对这片大地和大自然的爱。你觉得你的爱不断增加，直到你的心因为这些爱而温暖跳动着。

「当你觉得时候到了，用你的意志把这些爱传送到地心，让大地之母直接感受到你对她的爱；如果你想要，也可以把你的爱包裹在小圆球里，送给大地之母。不管是什么方式，最重要的是意念。然后像个孩子那样等待，直到感知大地之母把她的爱送还给你。你是她的孩子，她非常爱你。

「当你感受到大地之母的爱进入你的身体，向她完全敞开，让这份爱流遍你身体各处，进入你每个细胞、你所有的光体和你希望它去的地方。感受来自神圣母亲美丽的爱完全将你包裹、你和大地母亲在爱中合而为一，直到你觉得完整为止。」

#### 和神圣父亲连结

「当你感觉对的时候到来(只有你自己知道什么是对的时候)，保持和大地母亲的连结，然后去找你的父亲，你的天父。去静观地球以外的所有受造物。凝望夜空，看看银河星系如何蜿蜒穿越天际；去看所有的行星和月亮，感受月晕将你和大地整个笼罩；去看太阳躲在地平线下方、正等着跃升而出；去感知宇宙不可思议的深广。」

「感受你对天父的爱，因为天父是大地母亲之外所有创造的本源。然后当这个爱变得大到要满出你的身体时，就用你的意念让它满溢到天上去，将这份爱投向天际。同样的如果你愿意，也可以把它包裹在小圆球中，再投到天上。」

圣尤地斯瓦尔说，把你的爱放进小圆球，带着意图把它投到天上。他说，把它投向环绕着地球的基督意识网络。如果你不知道这个网络是什么，也不用担心，那么就像大部分的原始部落原住民一样，把你的爱送向太阳。事实上太阳和其他的太阳系及行星，以及世上所有的生命，最终都是像网络一样连结在一起的。有些人(象是美洲西南方的霍皮族)把他们的爱送给大中枢太阳，那是另一个独特的概念，但都可行。只要选择你觉得适合你的，重要的是把你的爱送给全宇宙的生命。

圣尤地斯瓦尔继续说：「当你把你的爱送到天上给你的天父之后，你再次安静等待，等待圣父把他的爱再送还给你，而祂一定会这么做的。当你感受到天父的爱进入你的存在，就让这份爱完全穿透你，让它流向它要去的地方。这是你圣父的爱，它是完全纯净的。」

### 三位一体的重现

此刻，一件无比殊胜的事就发生了：三位一体在地球上再度重现。圣母、圣父和圣子(也就是你)在纯粹的爱中合而为一，神圣三角形于是完整了。根据圣尤地斯瓦尔的说法，只有在这种特殊的意识状态下，神才能够直接被感知。所以这个静心的最后一步，就是去感知神的临在。

有关感知神的临在，圣尤地斯瓦尔原本给了我非常复杂的步骤，但与许多部落长老讨论之后，我觉得可以略为简化，以达到这最后的意识状态。其实它可以很简单：当你进入三位一体的状态，只要向神敞开你的心，就能感知神的临在。也许只有神才知道为什么，在三位一体的状态下，神的临在很容易被感知。

圣尤地斯瓦尔同时告诉了我这个静心的名字：「天地合一呼吸」。神

是无所不在的，只是人类无法察觉，而「天地合一呼吸」静心，能让我们带着觉知直接与神的临在连结。

对某些人来说，这个意识状态是完成生命所有循环的唯一所需，亦即进入生命所有神圣仪式的门道，包括出生、神圣婚姻和死亡。对美洲印第安人来说，即使在栽种和收成的仪典中，也需要和伟大圣灵进行这样的连结，如此作物方得以成长、丰收。

这个方法是為了和神或伟大圣灵共同创造，来帮助生命循环达到平衡。根据《圣经》亚当和夏娃的故事，我们是伊甸园(或大自然)的守护者，现代的我们依然是，却遗忘了自己的使命。若不透过内在的再连结，我们会继续处于与神分离并迷失的状态。圣尤地斯瓦尔的静心為我们开啓了一扇通往忆起神、以及进入与忆起心的神圣空间之门。

#### 带领天地合一呼吸的体验

讲到这里，圣尤地斯瓦尔变得非常严肃，他直直看入我的眼睛，说：「德隆瓦洛，我要你今天上台去，教导所有听众我刚才告诉你的静心法。」他非常慎重、认真地看着我，我想我最好还是不要违背他。然后他一鞠躬，就消失了。

就在此时，我听到敲门声，告诉我轮到我上台了。我记得我迷惑地站了起来，不知道该怎么办。对于今天上台要做什么、说什么，我本来有完整的计划，但现在好像都被推翻了。我告诉工作人员，我马上就来，然后把门关上，很快地请出了我的两位天使。他们告诉我，就照圣尤地斯瓦尔说的去做，以后我就会了解。所以我就按照指示做了，而后来我的确就了解了。

我走上台去，分享了我刚才所经历的事，并告诉大家，我们现在要进入一个静心，是圣尤地斯瓦尔上师强烈建议我们去经验的。于是我就带领全体听眾，按照刚才我所被教导的那样一步一步往下做——虽然用的是我自己的语言。之后我感觉到一片油然而生的和平和狂喜。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有个年轻人正用力拉着我的袖子，把我从静心中拉出来，他告诉我，我们要在十分钟之内结束，去用



午餐「我看着在场的全体听眾，除了场边的工作人员，每个人似乎都沉浸在深深的静心中。我开始要求所有人慢慢回来，但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发现大家都进入那么深，大部分人无法、或者不愿意回来。

经过我一再请求大家回到会场来，仍然有大概三十个人不愿意回来。于是我们只好派出工作人员，一个一个去把他们从静心中唤回来。最后，大家终于都回到了现场——除了一个年轻人。一开始我们以爲需要赶紧将他送医，因爲他一直回不来，但经过了二十多分钟，当其他人都已开始用午餐，他终于张开了双眼。我唯一能思考的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只记得，我刚才经历了远超过一般静心的经验，我现在仍然感受得到圣父和圣母的爱，以及神的临在；祂们就在那里，就在我周围的每一样东西上。实在是太棒、太美了。

此后许多年，我学会了要对「天地合一呼吸」静心非常小心，原因是只要、进入这种状态，若还没有完成，他很可能会不想回来，因爲感觉太美妙了。所以如果你要练习这个静心，记得要爲自己留下充分的时间，关掉所有电话，尽量让自己没有时间压力并不受干扰。就让这个经验像夏日花朵般自由随意地绽放。

它是那么简单

现在你知道了「天地合一呼吸」静心，在你进入心的神圣空间前，记得要先让自己进入这个意识状态，否则不管你多努力，神圣空间可能都会隐而不现。如果你透过「天地合一呼吸」静心把意识带到这个层次，你会发现找到心的神圣空间会变得愈来愈容易，直到最后，你每次都能够找到。这是最理想的状态，知道这个静心方法的导师都这么说。

我相信，「天地合一呼吸」静心在你的内部创造了一种振动频率，会引领你去找到你自已内在的圣杯——心的神圣空间，也是造物主初始创造一切万有之处。它是那么简单，你要找的东西，一直就在你的心内。

## 第六章离开头脑，进入心的方法

你早就知道心的神圣空间，因为你和神一直都合一于内。但是，只要你一直住在脑袋里，就永远都无法发现心的神圣空间。人的灵魂其实可以从脑袋移动到心，进入完全不同的智慧和意识状态当中。这一章就是要告诉你绕过头脑、进入心的方法。

### 灵魂可以在身体里移动

「天地合一呼吸」静心是进入心的神圣空间必要的前置准备；除此之外，进入心内通常还有两个主要障碍须排除。

首先，特别是针对西方意识，光靠「天地合一呼吸」静心通常还不足以帮我们找到心的神圣空间。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头脑会创造幻相，把我们带离实相。你的头脑总是会跟你说：「不要听你的心，只有我知道宇宙万物之源。只要跟随我的逻辑，每件事都会很完美，我的科学是帮助你理解真理的唯一途径。」透过这套思维过程和逻辑，你的头脑会把你永远困在脑袋中；只要你一直住在脑袋里，就永远都无法发现心的神圣空间。我们的头脑已经这样把心的力量隐藏了好几千年了。

其次，我们必须要了解灵魂是如何在我们的身体里移动的。缺乏这份了解，不管你多努力，寻找心的神圣空间也将变得徒劳无功。我们要知道，人的灵魂可以在身体里移动，而且正如字面所形容的那样，可以从脑袋移动到心，进入完全不同的智慧和意识状态当中。

根据我个人及其他几千人的经验，我发现，只要我们能清楚知道该怎么做，要克服人类的这种思维过程其实也很简单。如果你只是坐在那里，听从并回应你的思想和念头，那你一定会被困在头脑里，而你的思想会永不停歇地把你困在那儿。

有几种不同的静心系统，可以帮助我们克服或绕过头脑，例如内观

静心，就是透过某些方法静坐数小时，直到达成静止点为止。但是要让我们的灵魂离开头脑和心智，也有比较简单的方法。而要进入心的神圣空间，这是我唯一知道的方法。

我发现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灵魂可以在身体里移动。当我谈到这些，大家常常都看着我，以为我疯了。但是原始部落的原住民却几乎都能了解，因为他们许多灵性经验中亲自体验了这个说法。

人的灵魂和身体是分开的。我们死亡的时候，灵魂会离开我们的身体，回到另一个不同的世界。所以人的身体就象是外套，出生时，我们穿上它变成人类；死亡时，我们就把它脱掉，变成另一种形式。根据我的研究，我发现在历史的这个阶段，人的灵魂通常都是住在头颅中央的松果体里。灵魂住在松果体里，意味着人类是透过眼睛来感知身体和观看世界，也会感觉外在世界和我们是分开的。

虽然我们也可以感知到身体的其他部位，我们还是会觉得是直接的眼睛后面看世界。大部分人都有过把焦点移到身体其他部位的经验，譬如手或脚，但其实我们仍然是以灵魂住在松果体里的方式来经验这些。其实还有其他方法可以感知身体，这就是我现在要教给你的。在寻找心的神圣空间之前，你必须先了解并学会这个部分。

#### 第一个练习——在身体里四处移动

进行第一个练习最容易的方式，就是把它当成游戏——要是你能够让自己变成小孩，会更容易。不要太严肃，「严肃」这个东西是从头脑里产生的，只会干扰练习结果。就把练习当成好玩的游戏，好好来玩一下吧！因为只有你的童真能带你进入心——而不是成人那种充满算计的头脑模式。

- 首先把注意力放在你的右手上，尽可能去感受你好像整个人都「在你的右手里。你的灵魂是不是仍然在头脑里感知着你的手？这是我们平常的感知方式（我之所以会要你来做这个练习，正是因为这不是我所要的方式。我们通常说把注意力放在手上时，其实还是在我们的脑袋里做这件事）。

- 想象你的灵魂跟你的身体是分开的。你可以把灵魂想象成小小的

光球，大概像弹珠那样大小。在下一步骤中，我们将从头部移开，像一颗小光球那样进入喉轮。首先，让我们先来做一个知性讨论，为我们的脑袋热身。想象一栋很高的建筑物，建筑外面有一部玻璃的室外电梯，在电梯里你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当你从大楼顶端下降到地面，你也可以看到整栋建筑物。在电梯不断下降的过程中，你会觉得建筑物顶楼离你愈来愈远。所以说，你观看这个建筑物的点，其实也会不断随着你的实际位置而改变，不是吗？

- 好，现在把眼睛闭起来(这很重要)，用你的想象力来看。把自己「看」成是小小的圆形光球，从你的松果体或头部慢慢往下移动，就像一台电梯，一直下降到喉轮。当你从头部往下移动，在你的想象中，你会看到你的头，正如建筑物的顶楼一样，离你愈来愈远。不要用头脑来想这个过程——因为那样它一定会干扰你，就像玩游戏那样跟着做就好。

- 等你到达喉轮，在你的内在视野中，你会看到或感知到你的头已经到上方去了，看起来你好像是在喉咙中往上看那样。去感受你喉咙周围的柔软。你会觉得此刻好像是跟肩膀同一个高度。你能办到的！要是你一开始还做不到，那就暂停，放松一下，要记得你是在玩游戏。持续尝试，一直到你在内在视野中可以看到或感知到你的灵魂从头部慢慢下移，来到你的喉咙。

- 再次 B 到你的头部。在内在视野中，当你的灵魂正往头部或头壳上移的时候，你会看到或感知到你的身体不断往下沉。当你再次进入头部后，要确认你是面向正确的方向，也就是说是朝着你眼睛的方向(你可能会觉得这听起来很荒谬，或当然是这样，但是有些人却真的可能合日弄错方向，这也让他们的方向感完全错乱。我相信这些都不会发生在你身上；若发生了，其实只要转过来面向眼睛的方向，其他一切自会各归其位)。

- 现在，再次离开你的头部、往下移动到你的喉咙。当你进入喉咙后，去感受喉咙周围组织的柔软。

- 然后再次回到头部。在你的内在视野中，看着周围的转变。当你再次进入头部，你要去感受包围着你的坚实的、硬硬的头骨。试着

去感受差异性。

- 再次下移到喉咙，去感受包围你的那些柔软组织。试着去感受它们的不同。

- 这次，我们要走再远一点。从你的喉咙，慢慢移到右肩。在你的内在视野中，假想你仍然朝前方看，所以会注意到你的头开始慢慢变成在左边。试着去感受你肩膀里头骨头的感觉。

- 现在再继续移动到你的右手臂'进入你的手掌。你会看到五根手指头包围着你。它们看起来会非常的大，因为此刻的你非常的小。试着去感受这些手指。

- 然后再回到你的肩膀、喉咙。记得回头部之前，要在喉咙处暂停，把这里当作参考点；再持续上移到头部，而且要确认你一直是朝着眼睛的方向往前看。再次试着去感受你头壳周围的坚硬度。

现在你已经完成了第一个练习。如果你想要，还可以继续练习灵魂在身体其他部位的移动，不过暂时先跳过心这个点。你可以随意移动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毕竟这是你的身体。但是要记得，在你每次回到头部之前，要在喉咙的地方暂停一段足够久的时间，好让自己重新找回方向感。

- 第二个练习——进入心

现在，我们已经准备好要进入心了，但我们还没有要进入心的那个神圣空间。首先你要去感受头和心的不同。

- 就像你刚刚学到的那样，把眼睛闭起来，进入你的头部，然后往下移动到你的喉咙。

- 等到你觉得对的时候，再继续朝你的心脏移动。不是心轮，而是心脏。去感知在你的内在视野中，看到你的心脏，并感觉自己正朝它移动。当你到达心脏、穿过心膜，持续进到心脏里面去。

- 去感受并倾听你的心跳，去感受包围着你的组织的柔软触感，去感受它们和头壳的坚硬是如何不同。心脏是女性的，头脑是男性的，两者的不同应该非常明显。

- 你可以自己决定在这里停留多久，但最好不要驻留超过五分钟。这时-先不必去想心的神圣空间，只是单纯去感受在心脏里的感觉。
- 当你觉得对的时候，从你的心脏移出来，穿过肌膜，继续往上移动到喉咙，停留一会儿去感受喉咙，再继续回到头部。不要忘了确认你是朝向眼睛的方向。
- 再去感觉在头部是什么感觉，然后与在心脏里的感觉做个比较。相对于心脏组织的柔软，头壳感觉起来是多么坚硬。现在你已经完成了第二个练习。

### 第三个练习——头部的「嗡」和心的「啊」

我们现在要做最后一个练习，连续做三次。当你在头部，发出「嗡」的音；当你在心，发出「啊」的音。说得更清楚一点，就是我要你在适当的部位发出不同的音。这个练习有点微妙，却能帮助我们的细胞去了解我们到现在为止所做的练习。

- 首先，把你的眼睛闭起来，去感受周围硬硬的头壳，然后发出一次「嗡」的音。当你发出这个声音的时候，去感受它如何在你的头壳中产生共鸣。去感受它。
- 向你的喉咙移动，并在那里暂停一会儿，然后朝心脏的部位移动。在你的内在视野中，看到你的心脏一直逐渐靠近，进入心中，感受它周围的空间。
- 发出一次「啊」的音，然后感觉这个声音如何在你的心的柔软组织中回荡共振。再次去感受它。
- 离开你的心脏，再上移到喉咙。稍微停留一下，然后持续上移到头部去。再次去感受头壳的硬度，并发出「嗡」的音。

•再重复这个练习两次。然后就安静坐着，去感受这两个地方是如何的不同——正如男性和女性一样。

现在你已经完成了第三个练习。

### 进入心的神圣空间的两种方法

南美洲的高基人教我时说，进入心的神圣空间最好的方法，是站立在完全黑暗的房间或空间中，把眼睛闭起来，不吃、不喝、不睡，持续九天九夜。他们说这样做，大地之母一定会来，你也一定会成功进入。

他们的生活方式可以允许这样的静心，但是对我们来说，却是很难跨越的鸿沟。高基人对现在这个科技世界了解极少，他们要求我用这个方法教导心的神圣空间，但我知道，这在实务上会有困难。我告诉他们，连续九天的静心对大部分现代人来说是相当困难的。也许有少数人能做到，但是如果我們想把这个方法传布到全世界，一定得找出其他方法。

于是我祈求我的内在指引，逐渐有两种方法出现了。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可以进入心的神圣空间，但我知道的这两种方法都是确定可行的。不管你用的是哪种方法，只要你的心够纯净，就能停留其中。

进入心的神圣空间并不是一种学习的过程，而是一个「忆起」的过程。因为我们从初始以来，都一直在那里，是我们选择把焦点转入二元意识。只要我们学会了这门功课，我确定我们就能再度回到最初的一元状态。

我尝试的第一个方式，是依据「心灵科技学院」发现的那个环绕着心的超环面能场。第一个方法的主要假设是，这个巨大电磁场的源头就在心的神圣空间中——也就是说，在大螺形环纹曲面中发现里头有另一个小螺形环纹曲面。所以要是一个人能够循着这个电磁场能量的几何线条回溯，就能直接进入心的神圣空间。而我发现这个假设是对的——真的可以。

第一个方法在本质上是比较男性的，意思是它可以被教导，也就是说，只要一个人完全依照教导的步骤去做，结果永远都会一样。不幸的是，这个较为男性的方法，对女性好像就不太行得通。第二个方法在本质上是比较女性的，它是那么简单，因此花了我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了解。

在接下来的篇章中，我们会把进入心的神圣空间的所有步骤汇整成

一涸完整的方法。现在你只需要在心智上了解它的运作，真正的体验接着会来到——我们会来到一个地方，在那儿，心脏就在我们的前面，那时在我们的内在视野中，我们就会看到或感知到围绕在心脏周围的超环面能场，而我们将把注意力集中在里面那个较小的螺旋环纹曲面上。

### 进入心的男性方法

以下就是进入心的男性方法：当你朝心脏移动，你会看到一个比较小的超环面能场，把你自己往上移动，感觉你可以从上面往下看到那个小的螺旋环纹曲面。正如我前面所解释的，这个能量场是漩涡式的，像水一圈一圈旋转流入排水孔那样。在能场外围时它流动得比较慢，当它靠近中心点，速度就会愈来愈快，最后会掉到中心里头去——就像水被排水孔吸进去那样。有些人会觉得这个漩涡是顺时针方向旋转的，另一些人会觉得它是朝逆时针方向转。旋转的方向可能跟一个人的性倾向有关，但这似乎不是重点。

当你在静心中看到这个超环面能场的顶端，试着去看或感觉它是朝哪个方向旋转，然后就像叶子飘在河流上那样，让你的灵魂躺在这个螺旋形的能量上。

接着你会感觉自己不断旋转——一开始很缓慢，但是当你愈来愈靠近中心点，旋转会愈来愈快，最后你会觉得来到了中心点，并开始往下坠。不需要害怕，就让你自己随着能量往下落。一会儿，你就会发现周围的一切都变得非常非常静止，就像在台风眼中。你现在已经在你心的神圣空间中了。你真的在那儿。

### 进入心的女性方法

接着是进入心的女性方法：正如我前面提到的，这个方法简单到我刚开始完全无法明白。这个方法的步骤很简单，但是每一个选择用这个方法进入的人都会感受到不同的经验。不管你的身体是男性或女性，如果你是一个信任心的直觉的人，这个方法就是你的方法。进入心的女性方法，你唯一要做的只是去看、去感知，或去感受你



自己正朝心脏逐渐靠近，然后像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穿过心脏的薄膜。只是这一次，让你女性的心灵本能和直觉带领你进入心的神圣空间，把一切都放掉，只是往前移动，知道你正直接进入这个神圣之地。

你可以先尝试其中一个方法，发现行不通，再试另一个。记住你是神的孩子，你早就知道这个地方，因为你和你的神一直都合一于内。一直都是。

## 第七章心的神圣空间静心

现在，你已经找到了回家的路。在心的神圣空间里，所有世界，所有次元，所有宇宙，所有受造物，都找到了他们的出生地。透过你的心，宇宙所有生命的心都紧紧相连了。

好，现在我们要开始玩真的了，真正来体验进入心的神圣空间的感觉。如果你愿意尝试，像其他数千人做过的那样，本章可以带领你进入神圣中的神圣，也就是你的心，你的创造之源(接下来的内容也会在随书附赠的 CD 中呈现，所以在进入静心时，你不需要用念的)。不要有任何期待，要像孩子一样，看看有什么事会发生。要是你的

经验是真的，你很快就会

知道。记得耶稣说：「除非变成孩子，你无法进入神的国度。」

### 静心准备

首先找个适合静心的地方。布置一个简单的祭坛，点根蜡烛、放盆花，最好是完全不受干扰的地方，因为这不仅能让你较容易进入静心，也可保证你成功回来。如果你坐在地板上，找个靠垫来支撑脊椎；如果坐在椅子上，就把脚平放在地上、背脊保持挺直；如果你是站着，那你要找到身体的重心，身体可以随意轻微晃动。

这个静心最好是在全黑的地方进行，愈黑愈好。事实上，刚开始的时候，甚至连一根蜡烛都有可能造成干扰；如果你已经做过很多次，全黑的处所就没那么重要了，因为一闭上眼睛，你就进去了。不过刚开始时，黑一点是好的。如果你有能完全遮住光线的黑眼罩就更好，因为房间是不是全黑就没关系了。

闭起你的眼睛，开始韵律呼吸，保持吸气和呼气差不多等长。轻轻呼吸，很舒服的。跟随呼吸的节奏、放掉所有思想、担忧，就这样观照着你的呼吸几分钟，直到你觉得已经完全放松，完全舒适。没什么好急的，你要去的地方，时间并不存在。当每件事都感觉对的时候，把注意力从呼吸转移到你的内在视野，开始做「天地合一呼吸」静心——所有神圣庆式的必要起始点。

### 天地合一呼吸

如果你想知道「天地合一呼吸」静心的详细步骤，可以再回去看第五章。

- 在内在视野中，你看到了自然界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然后尽可能想象这里的所有细节，愈细愈好。如果你平常感知的方法不是透过眼睛，那就用你平常习惯的方法，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去感受你对这片美丽大自然和大地之母的爱，并让这份爱在你心中不断滋长扩大，直到充满你的全身。
- 当你觉得时间对了，就把你的爱包裹在小圆球里，用你的意念把它送入地球中心，让你神圣的大地母亲知道你有多爱她。然后等待，

等待你的大地之母把她的爱送还给你。

- 当你感受到大地之母还给你的爱进入你的能量体，就让它流到它想去的地方。让它自由流动，同时去感知这份爱在你和大地之母之间不断流动。你想留在这个状态里多久就多久。
- 当时间对的时候，保持你跟大地之母之间爱的流动，然后把注意力转移到你的天父那儿去。在你的内在视野中，去看到或感知夜空、美丽的银河、无限宽广的太空，星星和月亮在那儿闪闪发光，也去感知正处在地球另一面的太阳的存在。
- 去感受你对于天父和其他受造物的爱。当你觉得时间对的时候，再把你的爱包裹在小圆球中，抛到天上。用你的意念，把你的爱送到天父那儿，送到环绕着地球的基督意识网络中，送到太阳或大中枢太阳那里去。让圣父知道你的感觉……然后等待。等待圣父将爱回送到地球，并进入你的身体。当它发生时，让这份爱在你的体内自由流动，以任何方式流到你身体的任何地方。不要去操控，只要去感受就好。
- 这时神圣的三位一体就在地球上重现了。圣母、圣父和你(圣子)再次在纯然的爱中合而为一。这是一个神圣的时刻，所以，就安住在圣父、圣母的怀抱中，感受这份爱。
- 然后在这份纯然的爱中，向神的临在完全打开你的觉知，感觉祂正包围着你、充满着你。只要单纯去觉察、去感受宇宙大能的合一，并跟随生命的脉动呼吸。

### 选择进入心的方法

进入心的神圣空间，你可以选择两种方法中的任一种：以男性的超环面能场、涡漩的方式，或者女性，直觉式的途径。选择权完全在你，两种方法都可以。

- 用你的意念和意志力离开头脑、进入喉咙，去感受喉咙周围的感觉，然后往下朝心脏的方向移动。

如果你选择的是男性的超环面路径，那么，把你自已往上移动，来

到心脏的上方，一直到内在视野中，你可以看到或感知这个漩涡式的超环面能场。然后，就像在河中漂流的一片叶子，让你的灵魂随着这个漩涡向下流转，不管哪个方向都可以。你会感觉自己呈螺旋状围绕着一个中心点向下旋转、旋转，一直到掉进中心点里。你就让自己往下掉，直到感觉到一种完全的定静。现在，你已在心的神圣空间中了。

如果你选择的是较为直觉的女性方式，那么去看到或感知你正向你的心威逐渐靠近，然后直接穿过心脏的薄膜、进入心脏里面；当你进入后，再让直觉带着你直接进入心的神圣空间。

- 你现在已经在心的神圣空间了。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是，看看周围。如果是一片漆黑(很可能会这样)，你就向你的内在世界说：「让这里亮起来。」然后去看或感知这个地方如何从一片漆黑变成充满光的世界。

- 当你能看到或感知到心的神圣空间，开始去感受那里的振动频率和回荡在空间中的声音。静听这个音频一会儿。当你觉得时间对的时候，也试着去哼出同样的音。尽量哼出跟你内在所听到的相同的音。试着去调校音频，然后带着这个音频开始去探索你的神圣空间。

#### 第一次探索心的神圣空间

现在探险开始了。有些人会立即忆起，他们曾经来过这里几百万次了；另一些人会觉得这是他们第一次来。不管你的经验是什么，有些事你必须知道。

心的神圣空间比宇宙初始的创造还古老。在众多银河系被创造之前，这个空间就存在了。我们在这个被造的宇宙里到处旅行的点点滴滴，也全都被记录在这里。所以可能一开始你就会记起这一切是什么，生命是什么。

这个空间里记录了你心中最深的渴望，也就是这一生你最希望表达和活出的是什么。它们全都被记录在这里，使你能够忆起，你最初来到这个地球的目的。你可以探究这些纪录，或者让直觉再次带领你。最终一切都会向你揭露，因为设定时间和流动的人，正是你自己。

第一次来到这里时，你最好限制停留的时间不要超过三十分钟。你可以用计时器，或者安排某个人在时间到的时候把你带回来。这个神圣空间是极具诱惑力的，因此你需要比较多的经验来学习一次应该待多久。刚开始的时候，时间要比较短，当你更有经验后，时间可以慢慢拉长。

### 回到心的神圣空间

当你第二次进入心的神圣空间，可以试着去找里面的更小空间，《奥义书》称之为「心中的微小空间」。我在本书开头提到，心的神圣空间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微小空间。在你第二次进入时，我请你用直觉来寻找这个能改变一切的微小地方。第二次进来会比第一次容易，也快得多。如果你经常练习，你会发现只需要几秒钟就能进来。

- 闭上眼睛，透过感知爱的连结再次确认你对大地之母和天父的爱。
- 感觉你自己离开了头部、进入喉咙，再从喉咙继续往心移动，然后哼出你知道来自你的神圣空间的音频。你哼出的振动频率会把你快速带进你的神圣空间——现在，你又在那儿了。当你熟悉这个路径后，它会变得非常容易。
- 用你的意念，允许自己被指引到神圣空间里的更小空间。每个人的微小空间可能都不同，但它们在特性上也有许多相似之处。
- 当你知道你 already 找到这个创造之源时，往内移动，开始熟悉身在其中的感觉。

你会注意到，这里的振动频率会升高八度；你也会注意到，这个小地方跟心驴其他地方的感觉完全不同，这就是一切创造起始之处。可能你要花点时间才能找到，也可能立即就找到：所有生命的创造者就住在这里；在这里，一切都是可能的。

有学生告诉我，有一个方法很容易看见神。就是当你进入你的神圣空间时，邀请你世上最爱的那个人也进去，和你在一起。如果你最

爱的人不只一个，就选择其一。你看过《接触未来》吗？在女主角探索更高意识世界时，高灵幻化成她的父亲来跟她接触，因为父亲是她最爱的人，因此也是最容易让她接受一切发生的方法。

所以你可以邀请你最爱的人，不管他或她仍在世或已经去到另一个世界，因为在心的神圣空间里，所有的心都是紧密相连的。当这个人出现在你的内在空间，你就不需要其他指引了。让所有事情自然发生，因为神完全知道该怎么做。

现在你已经找到了回家的路。在这个心的神圣空间里，所有世界，所有次元，所有宇宙，所有受造物，都找到了他们的出生地。透过你的心，宇宙所有生命的心都紧紧相连了。

每一天都回到心的神圣空间，持续探索。忆起真实的你是谁和你来地球的目的，是你与生俱来的权利。你是上主神奇的孩子，你只是做了一场梦，来到一个不知在哪里的小星球，成为了人类。当你忆起你的真实身份后会发生什么呢？那只有你自己知道了。

## 第八章梅尔卡巴和心的神圣空间

梅尔卡巴光体是连通心和头脑的管道，使心能够在头脑中进行创造。梅尔卡巴能场会与心的神圣空间的能场轴心合而为一，这个同步现象可能很快会发生，也可能需要很多很多年。不论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在什么时候发生，都会是完美的，而且一定是在神圣秩序中。

许多学员一直在等待人类光体梅尔卡巴进阶层级的教导，我花了差不多十九年才整合这些讯息，因为每件事都是依照特定时间及神圣秩序发生的。

其实除了这个层级，还有进阶层级的教导，或者说另一个部分，但它要在将来神所决定的时间才会揭露。目前，我也只有关于这第三个或者说最后一个教导的部分讯息。当人类的这三个部分都被唤醒和整合时，真正的扬升就会开始。

很多读过《生命之花的灵性法则》关于梅尔卡巴静心、上过我的工

作坊或只看过《生命之花》录像带

的人，就决定也来教导这些讯息，这对地球来说是相当不幸的。这些人相信梅尔卡巴是完整的，而且只要改变其中某些部分，就能把一个人带到「正确」的意识层面。这是不对的。不管你有多少知识，只依靠能量形式的梅尔卡巴都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目的——不管它是从宇宙的哪里或透过哪个人传达的。

默基瑟德意识，是一个比这个宇宙创造本身更古老的意识，曾目睹我们这个空间、时间、次元宇宙的初始创造，而我们这个宇宙只是多重宇宙之一。从这个经验中，默基瑟德传统了解透过梅尔卡巴三个部分的重生，一个人的灵魂可以在心的神圣空间中被有意识地带回神的临在中——用一种新的方式开始重新创造，而这正是梅尔卡巴经验最终要带领我们前去的地方。

但是在这些发生之前，灵魂必须同时忆起这三个部分，将其整合为一，并活出这个经验。你将会在这一章和下一章中，学习到其中的第二个部分：整合心的神圣空间和人类的梅尔卡巴能场。

要是你从来没学过梅尔卡巴静心，只忆起心的神圣空间，也是可以的。但最终有一件事会变得很清楚，就是人类光体是你的人类经验的必要部分，即使是在心的神圣空间中。它是连通心和头脑的管道，使心能够在头脑中进行创造。

梅尔卡巴的几何模型非常多，至今在世界各地已经发现了至少十万个。从宇宙创造的初始起，人类就利用梅尔卡巴模型来了解存在和其不同的意识层面，并与之相连。人类目前只知道如何运作其中第一种和第二种跟星状四面体有关的图形。虽然某些人不断宣称还有很多其他模型，但目前都还不适合人类的意识。事实上它们只会带来害处，而非好处。时机成熟时，一切就会被揭示出来，没有任何事会有所保留。但是，每件事都有对的时间。你不会让三岁小孩来开大卡车吧？

结合心的神圣空间和梅尔卡巴

首先，我想跟大家分享我个人心的神圣空间和梅尔卡巴结合时的经

验，因爲这个故事本身就可以解释很多事情。但是请相信我，当你的时间到了，你的经验会和我的截然不同。

我个人的经验看起来似乎是意外，但当然不是。那时我正在梅尔卡巴静心中静坐呼吸，并进入心的神圣空间的洞穴中、走向圆形小台子，而且像过去无数次一样，在不断涌出泡沫和水的台子上坐下、面向石墙；心中没有特别在想或感受任何事，只是单纯地觉察呼吸、感受呼吸。我双目微张，看着前方的石墙，发现石墙慢慢变透明，正如我以前看过的许许多多次一样——只是这次有点不同，我看见石墙的缝隙中间开始透出闪亮的白光。这白光愈来愈亮、愈来愈亮，一直到整个洞穴都不见了，而我整个人像浸泡在白色的光浴中，看不到任何东西，好像失明了一样。

这相当不寻常，对我来说这样的景象还是第一次。不过我并不感到害怕，反而挺起背脊、保持警觉。然后我记得，有股能量从我的身体中慢慢升上来，和我在第一次体验亢达里尼时、拙火能量沿着脊椎往上升的感觉很类似。这些感觉似乎全晕目发的，不管是什么，它就这么发生了，而且能量非常强大。

当周围的白光逐渐退去，我看见自己慢慢升起，或者说，漂浮起来，穿过坚硬的石墙与行星表面，一直来到太空当中。我一分钟后才突然领悟，我是在我的梅尔卡巴能场里，正朝向太空快速飞去。

我直觉知道这是心内的神圣空间和梅尔卡巴合而爲一了，但没有时间多做思考。我快速回头看了一眼，那个我已经非常熟悉的行星区域正离我远去。我转过身，看入布满群星的广大太空，看到一个几乎同等大小的行星在我的下方。我非常惊讶，同时又兴奋莫名。是什么让这一切发生的？我不知道。这一切代表着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只能毫无选择看着在我眼前发生的一切。

我乘坐扬升载具，在离行星表面约两公里的太空中快速飞行着。在我下方是一个蛮荒世界，布满了丛林、森林、各种植物树木和一片广大的海洋，但是我没有看到或感知到任何生命体。当我想更靠近一点的时候，扬升的载具就开始下降，正如我希望的那样。

这一切爲何发生？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脑中充满无数疑问。不知道



爲什么，我知道这一切都非常重要，当它发生，我什么都不能要做，只能单纯去经验它，看着各种景象在我眼前展开。接着我感受到神的临在，祂正环绕、充满着我、存在于给我这个经验的引导原则中，不管那是什么。一种了悟开始充满我，我觉得问题一个接一个找到了答案。我继续在这星球上方翱翔，感觉象是在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全新宇宙中重生。我兴奋极了。大概一个多小时后，我觉得好像突然从一场梦中醒来，梦中的影像和感觉仍然萦绕着我、徘徊不去。好几天，我无法想任何事情。

### 天使的解释

这次经验后不久，两位天使来到我身边。祂们看起来也非常高兴，光芒似乎比过去更亮。祂们告诉我说，我终于到达了第二个层次。当时，我其实并不了解祂们在说什么，不过有时我也会有点迟钝。两位天使向我解释了刚才发生的事。祂们说，当时我的梅尔卡巴能场和心的神圣空间超环面能场的轴线对准、并合爲一直线了。也就是说，我的梅尔卡巴和心的这两个。超环面能场同步了。现在这两个能场的轴线之间大概只距离八公分，不过这八公分也可能像八百公里那样宽，因爲这样才能保证这个经验不会意外发生。在对的时间到来前，它可以保持心和头脑的分离。

两位天使同时告诉我，这个经验每个人都可能完全不同，但至少了解其中的一种可能性是很好的。不过要有耐心，有些人的同步很快就会发生，对另一些人来说，也可能需要很多很多年。不论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在什么时候发生，都会是完美的，而且一定是在神圣秩序中。

### 梅尔卡巴与心的神圣空间环形场域合而为一

最后，天使们告诉我，一个人准备好时，以下的方式的确有帮助，也就是可以同时用头脑的想象和心的渴望来看到与感受这两个轴线逐渐向彼此趋近，最后合而爲一。但是不要预设任何期待，发生的时点是由神来决定的，你无法做任何事去让它发生，它只有在「对」

的时候才会发生。

## 第九章从心连结到头脑，有意识的共同创造

环绕着梅尔卡巴能场，在心的圣域中创造，从心生活。它是协助你明了你真实身分的下一步，也是圆满你存在神圣使命的起点。此刻，你明确知道你正在朝天堂扬升的过程中……

有意识的共同创造，开始于知道如何让自己进入梅尔卡巴与心的神圣空间融合为一的静心中，同时你的灵魂在此刻是驻留在神圣空间里的微小空间中。在这个意识状态中，一个人可以直接创造并显化于外在世界。不过要知道，在这个意识状态中创造仍然是有限的，因为还有一个第三层次尚未被触及。不过它仍然是开始学习的完美起点。

我想特别让你知道，在这个心的神圣空间的微小空间中进行有意识的共同创造是有可能的。从这个古老之处，你能够重新创造世界，使之成为充满爱而平衡、所有问题都被疗愈了的世界。即使你还不知道梅尔卡巴，这个可能性依然存在，只是如果能结合梅尔卡巴和心的神圣空间，会提供更多的可能。不过要了解，在我们能够完整掌握所有三个层次之前，人类的潜能和有意识的共同创造，还无法完全实践——但我们总得从某处开始。

图特如是说

图特和其他几位扬升大师(包括他的女性伴侣雪赛特)之前刚从他们的空间、时间、次元回来，那是在「水浑沌」之外，或者说是在宇宙八度音程之间的空无中，这也是未来人类进化将要前往之地。

图特的名字「璩桂泰」在远古时其实是一个头衔，意思是「智慧的寻找者」。当图特从宇宙的下一个次元回来时，个性已经完全改变了，他那对宇宙真理从不停歇的探索动机，已经被一种超越找寻的了然所取代，他的内在变得非常安定。

他出现在我面前，看着我说：「德隆瓦洛，从初始以来，我们这个地球就一直在寻找人类经验和创造之间的关系。我们(指扬升大师们)一直在试着了解人类思想、行为和奇迹之间是如何相连的。有阵子我们认为我们已了解透彻，但现在我们知道还有更多需要探索。

「一切都很清楚——当一个人从他的头脑中用心智来创造，他是在使用一种带有二元极性的工具：头脑。所以即使他的动机是要创造良善，不管以什么方式，他的头脑总是会同时创造出良善与邪恶，因为这就是头脑的本质。

「我建议你们尝试只从心的神圣空间中创造，因为心的本质是一元性的，所以只会根据原来怀抱的意图如实创造，而不会同时创造出黑暗的反面。」对我来说，这真是了不起的天启！我站在那里，看着图特，立刻知道他说的是真理。我非常兴奋(通常我听到重要讯息，都会变得非常兴奋)，想即刻试试看。

### 从心创造

从人类知道神的存在开始，就不断向神祈求改变我们的外在环境，但神好像并不总是应允，为什么？你是否问过自己这个问题：为什么神常不应允我们的祈求？祂在《圣经》中不是说「寻找，你必寻见」吗？

但在现实中似乎并非如此。在接下来的内容中，你可能会找到答案。让我们先来谈一下受造物和创造的过程。我们在学校或家里都经常被教导物质的有限性和物理定律的随机性。如果你相信这是真的，你就会受限於它，而它将成为你的现实。

但在远古以前，人们并不是这样想的。他们比较相信精神面，相信通过内在的意图，人的心灵可以改变外在的物质世界。布莱登在《解读末世预言》中，记录了考古学家一九四七年在《死海卷轴》出土处的附近，发现了一份古老文件，叫做《以赛亚卷轴》，上头描述当时人类是如何具有改变和预知未来的能力，并且可以从内在改变外在的世界。

今天，我们的高科技文化会认为这些是天方夜谭，但果真是如此吗？如果我们不能改变现在或未来，那么耶稣说的话就都是错的了。

耶稣不是行过许多奇迹，譬如说将水的分子结构改变成酒，甚至让死人复活吗？现代科学相信这些故事都只是故事，因为目前大部分科学都不能证明或支持这些论点。

耶稣说：「我告诉你们，那些相信我的人，我能做的，他也能做，而且能行比我更大的神迹。」在世界各地逐渐出现的超灵力孩童，又该如何解释？他们很多都能行耶稣所行的事，而科学家也在许多著名、广为流传的期刊中登载了这些事迹，譬如《自然期刊》《Omni杂志》等。

科学家并不了解这些孩子如何创造出这些奇特的灵通现象，但是他们忠实记录下来，这些都是事实。那么心的神圣空间和这些又有什么关系呢？在我解释之前，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头脑是如何创造奇迹，再来比较一下心的神圣空间又是如何进行创造的。

#### 从头脑创造

很多时候，当你向神祈求你需要的东西，但什么也没发生。《解读末世预言》把这个问题解释得很清楚。古老的《以赛亚卷轴》说，任何奇迹都要从专注力(或说心智的集中)开始:你要把心智的焦点放在你想要看到的结果上。

举例来说，如果你想要从可怕的疾病中痊愈，就要把注意力集中在你身上需要特别疗愈的部位，当然这样做还不够，但这是疗愈很重要的起始步骤。在注意力之外，你还需要加入你的意图。继续前面的例子，当你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个特别需要疗愈的部位，你还要带着让这个疾病消失的强烈意图。

然而这样还是不够。必须再加入其他三样东西，否则什么也不会发生——那就是心智体、情绪体和身体。心智体(或说我们的头脑)必须要看到身体的那个部位已经被疗愈了。它必须要把身体那个部位已经完全健康、没有任何问题的意象维持住，而且必须依自己能接受的程度，确信这个疗愈现在已经发生，或者在将来的某个时点一定会发生。你是否能真正接受立即的疗愈，还是你的信念系统需要更多的时间？这个信念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它仍然不够。

因为我们的情绪体也必须加入。你必须去感觉那个完全健康、不再

有任何疾病的感觉是什么。你必须真实去感觉到那个情绪，而不是用头脑去想你正在感觉的情绪。这个部分对某些人来说可能会有点困难，不过如果没有情绪体的介入，也绝对不会有任何疗愈发生。但是，这样做仍然不够。你可以不断祷告，你的注意力可以完全专注在疾病上，你也试图让这个疾病完全康复，你的头脑也相信你的身体已经被疗愈或将被疗愈，你的情绪体也感觉到了身体完全康复的种种快乐，但若最后第三样东西没有加入，还是什么都不会发生。多少人曾经有过这个经验：当你祈求一件事，上面我提到的所有方法都用过了，知道它会发生，痛哭好几个小时、祈求它发生，但是仍然什么也没发生。那正是因为这最后一个元素没有被带进方程式中。这是一个几乎所有人都忘记、或者说都没发现的部分。

最后这一样东西，这个被遗忘的面向，就是我们的身体。在我们的例子中，你还必须真实感受到那个部位已经完全正常并且被疗愈了。我并不是指某种心理模式，或是1种在身体上搜寻的觉知，而是在身体上产生真正的觉受，你感觉到身体的回应。你不再感觉到疼痛，反而在身体需要被疗愈的焦点部位感受到无穷的生命力。你感受到身体的健康和美丽。当这最后一步身体的回应开始后，奇迹必然随之到来。

但是，还不止于此，《解读末世预言》还有一个重点没有提到。图特说，当我们从头脑创造，我们会同时创造出意图对立两极的结果。例如我们祈求和平时，会同时得到和平与战争。这其实正是世界目前的情况。几百万人，如果不是几十亿人，都在祈求并希望世界和平，但我们看到的是：世界上有些地区和平，有些地区在战争中，全部都混在一起了。所以让我们一起更深入探究下去。

逻辑并非必要

头脑是运用思想来创造的，而思想总是依照着逻辑，一个尾随另一个而至。所以不管我们在头脑创造的是什么，你都可以找到一个逻辑

辑性的途径，看出现实是如何从一个状态转换到另一个状态。即使是在我们称之为奇迹的事件中，如果你去细究，它仍然有一个逻辑性的顺序。但是，正如我前面所说的，它总是会产生原始意图二元对立的两极结果。

心却完全不同。心是透过梦和意象来创造的，这些梦和意象再透过人的感觉和情绪显化。这种形式的创造并不使用逻辑，所以不必逻辑性地从一个状态演化到下一个。

举例来说，如果你用心来祈雨，雨很可能顷刻就会落下，即使片刻之前天上并没有一片云。它就好像梦一样，你会发现你本来置身意大利的某个景点，几秒钟后你又出现在加拿大的另一个景点中，你如何能在几秒钟之内从意大利到加拿大？当然，我们会接受这一切发生在梦中，却认为这些在我们的三次元世界里是不可能的。也许事实不是这样呢？

构筑一个新世界的梦想——有意识的共同创造

所以，有意识共同创造的最后一块拼图，就在于经验的实现——也就是不管一件事在眼前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呈现，在心的神圣空间中一定会有一个连结直接通往那个布满星星和行星的三次元实相。有时这个连结不是立刻就出现，但只要持续不断进入你的心，你终会找到。

这是非常重要的关键，因为正是这个回到众星和行星围绕世界的连结，让我们心中的梦想能够显化于外。所以在你开始从心的神圣空间中显化之前，你要先找到这个能带你回到布满星星和行星世界的连结，你就会了解这个真相。

所以现在，我请你进入心的神圣空间，将你的心和你的梅尔卡巴能场合而为一，开始构筑一个崭新、健康的世界梦想。运用所有你所学习到的-和你的神一起有意识地共同创造，创造一个新的身体、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世界。这个能力是你与生俱来的权利与传承，因为你是神的儿子或女儿。在你和神的亲密关系中，一切都可能。

这些教导是一条通往体悟的道路，使你了解你的身体是光，你所存在的世界也是光，而两者是直接和你的意识相连的。从心生活，周围环绕着梅尔卡巴能场。在这个神圣的地方生活并从中创造。它是你最终明白你真实身分的下一步，也是圆满你存在神圣使命的开始。此刻，你明确知道你正朝向天堂扬升的过程中……最后，我要以我们的一位老朋友的话来作结：

「你可能会说我是个梦想者，但是我并不是唯一的一个。也许有一天，你会加入我们，那时世界就会合而为一。」

——约翰·蓝依

当我们创造世界

一的存在太寂寞，

于是我创造了二，

因而有了你。

带着纯真眼眸的你如此美丽，

我在远方，

却感觉与你如此靠近，

我以你完全无法想象的方式爱着你。

你不知我透过每个与你相遇的眼神望着你，

你听不见我在风中的声音。

你以爲大地只是尘土和岩石，

你不知那就是我的身体。

当你熟睡，我们在你心中相遇，

灵魂相拥，合而爲一。

热切的爱能创造新的世界，

但当你醒来，已遗忘了一切，

以爲那只是一场梦，

以爲那只是另一个孤独的日子。  
但我永远在你心中等着你，  
我永远等着你。  
因爲我们的爱与合一是永恒的真理，  
我们的爱是一切万有的基质。  
请记住，我最甜蜜的，  
我会一直在你心中，  
在那小小的地方，  
等你。

德隆瓦洛